

6244
:19

治道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三十八
之三十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八

治道

宋神宗熙寧六年。秘書省著作佐郎克利州路轉運司管勾文字臣馮
山上封事曰。臣伏觀今年四月四日詔書。自冬迄春。皁暵為虐。四海
之內。被災者廣。應中外文武。臣僚。並許實封。直言朝廷闕失。臣伏念
聖明憂勤。消復之詔。示形於天下。殆將十年矣。一日天下驟聞詔旨。
盡堯舜禹湯。所以求治之意。非若漢唐舉故事。求空言而已。天衷一
發。物情易感。四海內外。莫不稱慶。恭惟皇帝陛下。以盛年聰明之資。
承累世太平之會。固宜優游安逸。縱心所為。以享帝王奉養之樂。乃
躬自菲薄。而勤於聽斷。考名實。振統紀。群臣之邪正。勤怠。萬機之得
失。本末。一出照臨。靡有欺隱。且累歲豐稔。生民休息。未比聖德希闕
無有。然去秋以來。四方亢旱。遍走群望。靡有休應。雖天人之際。隱於

茫昧而報應之速有若影響。自陛下避正殿減常膳而諸道雨澤間有得者。詔書之下未數日間。京師輔郡稍稍沾足。臣乃知三才之位雖不同。然其本皆一氣也。故其神明精誠舉動感應莫不參會。聖人推端於天而求盡於人。要之通三極之道而已矣。易有象。書有驗。詩有戒。禮有制。春秋有法。大抵以脩政教順陰陽為本。今陛下以一旱之故。即推之於天而求盡者。豈間於踈遠卑賤之言哉。臣所以不避誅戮。輒進狂瞽。思有補於聖朝萬分之一也。臣竊以變異之起。天之所以警戒人君也。與夫人臣諄諄而規諫者無異。故每至而屢其焉。近年四方郡國地動水溢。非大變故。固可末殺。繼而太華之前。傾裂顛倒。殊可驚駭。而陛下恬然不以為慮。大臣傲然不以為憂。但即山致祭而已。臣竊觀自古荒旱之及。止有方所。未若今遍諸路。歷三時為害之遠也。意者國家方講富強之術。而財用之本莫不出於民。非

極旱大歉。不足以動陛下之心耶。陛下釋然開悟。惕然脩省。斥常數之諛論。謹靈承之淵懿。足以慰民望。當天心。臣夙夜嘗為朝廷憂。而所望於陛下者。不過如此而已。復何言哉。然臣竊恐事有習熟。而以為當然。政有更矯。而失於過正者。臣下方贊揚推稱。不肯與陛下慮其遠。極其微。而道之也。臣謹略細故。為陛下班班取大體可言者數事以獻。願陛下留神而省察焉。一日。平罪戾以安人情。臣伏見新法之始。故老大臣猶以為言。况州縣之吏。與凡在官者。或期會差於頃刻。或意旨異於見聞。蓋不切推究。而本非阻難。一皆罷黜。以警其餘。或中以他事遂成痼廢。或累經需澤而未復職任。一夫吁嗟。王道為虧。况犯時之忌。遽累重法。銜冤靡訴。若將終身者。非特一人而已。又况其下。曰循差誤。雖重得罪。未知其由。流離道途。將轉。壅塞者。不可遽數。度之人情。有足悲者。始設權以濟事。今已事而猶權。無乃為陛

下至仁之累乎。二曰。重名器以成治道。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新法制以舉庶事。耀神武以威四夷。思皇豪俊共就勲業。拘於職任。則越次以超擢。阻於過累。則棄瑕而錄用。或止於少年而未可遠略。或徒有虛譽而本無長才。或藝窮於孤矢而付以將領之權。或智辨於斗筭而寄以錢穀之任。是由圖欲速之效。開易進之門。側肩爭趨。奮臂無耻。諂諛阿附以訓子弟。欺隱諛詐遂成風俗。雖照臨之下。間或不客。而進任之間。猶有存者。書曰。治亂在庶官。未有邪正雜處。選任失當。而能致治者也。今僥倖紛起。品序淆亂。豈不為陛下天官之累乎。三曰。正學校以厚風化。臣伏見京師廣學舍。增生員。置經義所。脩課官屬。以養天下之士。訓導實育無所不至。世謂三代文物之盛。不過於此。獨臣以為沿虛而失實。竊以周制教賢能而實興之。皆屬地官卿大夫之職。雖國有學。止以教道侏胄子而已。至漢以六經殘缺。始

置博士弟子。負於京師。然士亦多起畎畝。及其末也。太學生員至有三千餘人。於治亂何有。古之養士也。未正養其心。既正養其材。既成養其用。未聞於數千里之遠。招致而飲食之。使之日夜相與綴煩。鑿虛汗漫迂闊。雜然如釋老之聚其徒。而為養也。昔陽城為司業。而太學諸生辭歸養親者過半。今四方之士。捨父母去鄉里。裹糲糊口。空集於都下。米啻五六千人矣。日馳騫求句於公卿之門。紛紜周章。惟本一鄉之法。不知三物之教。不窮六藝之原本。不見歷代之興廢。惟誦新義。習莊老。雖增至萬員。廣成十舍。道不足以通達治體。教不足以化成人文。徒賊糧食。害風教。損人才而已。臣又以為仲尼不生。六經之義未定也。第使學者求之。而無倦教之。而日新苟不出於仁義之大方。則其庶乎道也。何必諂諛推尊。立為定說。以分限人之情性。使之必歸於我哉。臣恐沿虛而失實。它日必為陛下養賢之累也。四

曰復臺諫以廣言路。臣伏見數年以來。臺官以言新法等事。而責降者近數十人。若將遂廢而不用。朝廷設此職以待言者。欲其敢言爾。今反讎其言。故天下不能無疑也。且士大夫至精之選。莫若臺諫。博瞻通敏。厚重方正。始可居此職。是數十人者。雖未必盡然。然其來也以公議。其去也無大過。當其遇事。輒言。豈憚嫌怨。一日失勢。便奔走俯伏於衆人之下。若故摧耻。以快讎敵。聖朝人物之盛。如數子者。九牛一毛。無所多損。然所惜者。朝廷之舉動爾。昔唐高宗時。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以劾切得罪。天下不聞直言者二十餘年。今當言責者。顧望畏縮。而不敢言者數年矣。前日或聞御史裏行黃履言。市易事。搢紳之士。以為鳳鳴朝陽。尋即報罷。且市易果便。即果不便耶。履之言。果是耶。非耶。市易果便。履之言。果非。尚當嘉其守正。敦獎優借。以廣言路。况其便與不便。是與非。特未定也。然則。循默苟容。勇於進取。而

樂觀時變者。乃為稱職。豈不為陛下聽納之累乎。五曰。復常平以簡法令。臣竊以青苗之法。本以抑兼并。贖窮困。朝廷惠民之意。何所不可。而喧譁齟齬者數年。今法制已定。論議已息。臣猶冒萬死以言者。雖不知變。第恐無益於振貸。徒煩於督責。所重者國家之大體爾。或謂請者既衆。則無不便之理。然未嘗知浮浪之人。與夫不能自業者。持片紙。獲見緡。苟且於目前。姦欺於限外。今皆指新以填舊額。取私債以償公息。自此之後。官有常得。民有常負。不幸而少斂。則負者至於殞亡。而得者并失之矣。此非所謂賙窮困者也。今質貸之家。不感前日。何則。蓋青苗之法。與期雖遠。然過限有罪。貧乏之民。無所質。何不免寄性命於富商大賈之門。其取之尤急。則償利愈多。此非所謂抑兼并者也。又郡縣之治。主風教。平獄訟。禁盜賊。均賦徭。今皆置而不問。日夜惶駭。從事於青苗出納簿書細故之間。然猶少差毫釐。而

立見停罷者相繼。雖朝廷遣使風厲州縣。亦不過議斂散。未操優期會而已。非國家大政。非天下急務。強起而力行之。此古人所謂重服人之口者爾。豈不為陛下宜民之累乎。六曰。罷兵戍以厚邦本。臣伏見湖南龍右用兵以來。建議開邊之士。疊疊相繼而起。其講究利害。有以當聖心者。不過以夷狄吮撫之過。侵噬猖獗。邊民無聊。且當為中國之所有者。故雖糞土邦計。草芥人命。爵賞貿亂。君臣宵旰。而不知悔也。且天下之至難處者。兵也。今以易言之。臣恐兵之禍自此始矣。王者之師。以仁義動。末世以功名舉。昆吾之禦獵。執之逐。蓋起而應之。其義在於禁暴安民而已。建武開元之君。銳於功名。奮兵以逐夷狄。邊機一發。而入物補官。出貨除罪。轉漕假貸。蓋鐵權請。美占緡。均輸平準。和糴率貸。度僧進奉。宣索增稅。青苗間架。竹木茶鹽。銀錫之名百出。卒不能佐用度。雖悔痛於末年。終不免流為後世子

孫患也。然度當時所得。不過數幅空地圖而已。臣嘗計熙河溪洞之獲。在漢唐百分之一。而費已不貲。况將盡而有之哉。當陝西無事。川峽上供物。無慮數百萬。悉歸於中帑。以供天子用度。慶曆寶元用兵之後。為河東關右截留。猶靳未足。常仰給於度支矣。况今重有熙河一路軍興之費哉。近日洮西之警。互有得失。正如鬪博之酣。方瞋目盛氣。以決勝負。雖親信在傍。勢不可解。臣竊恐囊虛足跌。為陛下太平之累也。臣愚不曉世務。復久官遠方。不習國家之典。故不知廟堂之謀議。但私於士論。而求之物情。是非不疑。利害可見。如此為陛下所累者六。雖年穀豐稔。嘉瑞荐臻。猶可以止其流。絕其源。以銷未然之患。况天變昭昭於上。人言籍籍於下。寧能捨此而不為之慮哉。今若以罪戾為慮。則臣伏願陛下詔今日以前。以新法事得罪者。許自陳述。為興置一司。看註。不問重輕。一切除放。如此。則人情可

安也。以名器為慮。則臣伏願陛下慎重爵賞。澄汰偷惰。奔趨之勤。不足以臨事。捷給之對。不足以議政。曲存老成。以共大事。稍抑文華。以求實効。按察之任。必考其素。侍從之列。必觀其守。以至領一摺事。加一職名。非其人。無以服眾。失其實。無以勸善。更相薦引。先察於時論。精別除授。必歸於宸斷。如此。則治道可成也。以學校為慮。則臣伏願陛下詔限太學生員。以五百人為額。本實非開封府。輔郡與命官子弟。不得入學。數外舉人。遣還鄉里。罷備經義官屬。減省直講員數。又詔天下解義。各以進士之所自得。大義優長。文辭厚重者為合格。不得以向背新義而去取之也。至於武之極則暴。法之弊則姦。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宜廢二學。以塞原本。如此。則風俗可厚也。以臺諫為慮。則臣伏願陛下斷浮議。裁明詔。錄侍從臺諫以言而得罪。與無名而陰廢者。度其才而用之。以勵公卿之節。以厭朝野之望。觀其既去而

無憾。愈窮而有守。若起而助陛下為治。當有過人者。何必紛紛求攀緣。附託易進之人於外哉。如此。則言路可廣也。以青苗為慮。則臣伏願陛下詔有司。取常平舊制。而稍增損之。其餘煩碎條約。一皆罷去。如此。則法令可省也。以兵戍為慮。則臣伏願陛下趨罷出塞之師。常為備邊之策。少休士馬。陰計財用。以十年為期。俟勇者奮而謀者決。然後一舉而復幽燕之地。彼戶口之眾。租賦之厚。厭虜已久。日夜思漢。我朝得而暮資之。視西南區區。汗僕馬。斃鷹犬。與豺狼。枝性命於荆棘間。以求一肉之快者。遠甚如此。則邦本可厚也。至於既有其名。未知其實。可行於今。而不計其後。與夫緣陛下所問者五。緣臣所言者六。而記念無以宜於世者。臣愚未能盡其說。必有慷慨之士。為陛下言之矣。臣愚不知五行之說。嘗謂劉向以降。諸儒妄指意人事。以傳會天變。而失於洪範皇極之義。故臣不敢即早所起臆。而不經。以

欺罔陛下。然臣嘗讀易。至否泰之際。治亂安危。其極必返。聖朝升平。百餘年。蓋古未有。至陛下處泰而益。享福豐而愈光。更革德創。將期於盡。雖然。裁成輔相之道。貴於適中。其過也。等歸於否而已矣。臣願陛下慎始而慮終。使平而不陂。往而不復。則天下之幸。亦萬世之福也。昔漢文帝。唐太宗。忠恕仁明主也。賈誼。劉洎。辯論切直。往往責君之難。二主者。雖明譽其直道。而陰銜其訐逆。其卒也。賈誼以他事廢。劉洎以無罪誅。嗚呼。言之難也如此。臣才微而言拙。位下而迹孤。徒有劉賈愛君憂國之心。獨意妄議。以干天聽。不顧犯陛下之感。觸大臣之權。伏惟陛下裁察。若棄其身。而用其言。則雖死無恨。臣不任拳拳激切之至。

九年。司徒富弼上疏曰。臣近者因拜謝章報。敢略具南事附奏。伏計愚懇。尋達天聽。蠻寇大擾。即已竄歸。然王師遂行。必謀弔伐。水陸並

進。威德兼施。若夫討禦之方。得失之際。則非臣庸之所預知也。伏望陛下密詔郭逵等。俟至二廣。熟計攻守利害。速具奏聞。可往則往。如不可往。則令別圖去就。以全王師之重。海嶠阻遠。恐難責其固必也。臣又竊聞秦隴之外。數年用兵。尅取熙河等五州。別立一路。闢地進境。開拓故疆。誠為國朝義事。足光史冊也。然而遠近共傳。當時殺戮人命。未可勝計。費耗財用。莫知紀極。是皆主事者公為欺罔。不以實數上奏。致陛下無由得聞而進止也。今既成立。部分建置。官屬屯兵。守禦各有定制。即須所得之地。所出之物。以供贍一路。自能取足。不假外求。然後可為長遠之利。遂成開拓之益。則向者人命不為枉殺。財用不為虛費也。柰何罷兵後。唯聞朝廷自京師輦運金帛。監司從內支撥糧草。增添轉運。遞鋪奔走。不絕於道。滔滔而去。尚云不足。一二年來。又云彼中米麥。每斛計錢四五百文。賤亦不減三百以上。公

私皇皇汲汲。日憂不逮。若常如此。則不唯枉殺虛費。而又自此國家
府庫如何供億。民間物力如何出辦。遂使官司俱困。得之何用。况陝
西乏用。即今上下窮窘已甚。事苟得實。臣竊憂之。伏望陛下親選無
所畏憚。公忠臣寮。不與其時用事人為黨者。往彼案視土地可耕否。
所收物財。足用否。人情可安否。久遠可守否。俟得其實。然後委二府
會議。方見經久利害如何。若不審行考校。但務竭力勞費。臣謂未等
之家者。十金之產者。且猶未肯如是。况乎為天下之計哉。惟陛下深
切留意也。唐宣宗時。北方亦曾自舉十數州內附。未嘗少加攻取。既
而供饋闕乏。終却叛去。唐亦不復顧藉。更乞略賜檢詳。亦可以為證
矣。臣又竊聞代北之地。虜人妄有爭占。意在先發。殊無義理。朝廷以
其倔強難制。遂欲盡與。此說傳播甚盛。然終未知虛的。萬一是的。則
聞者莫不憂駭。何哉。蓋夷狄貪婪。後患彌大。彼曲我直。事甚明白。且

宜以理辨析。未易可許。昔趙王欲賂強秦六城。而虞卿不從。東胡欲
求匈奴既脫。而冒頓弗與。觀其簡冊。足為龜鑑。願陛下取此二說。以
今疆事反覆。叅校始末。輕重與二府議定。決然利害。奏稟而後行。此
須特出宸斷也。臣又竊聞累年新法。所行之事。條目甚多。陛下近已
深見為害。但慮懷隱忍。未即更張。此誠大得為君之道。從容優裕而
不欲迫急也。然所謂為害者。皆害及天下之人。被害既久。則豈尚容
舒緩哉。度今事勢。正如解倒垂之急。唯恐解之不逮也。亦如人之感
疾。疾深則難愈。木之受蠹。蠹深則難補。惟陛下所見害事。既明。茅蘘
已著。宜早圖之。必無太早之失。更或稍緩。則遂成疾蠹。深患朝廷益
難莫枕矣。况天下不以賢愚共知。陛下始欲講求大治。比迹唐虞前
代帝王。用心非所能及。而不意為人所誤。至此事皆成弊。究其端由。
實非陛下之失。唯是眾口共責為謀者。恨不食其肉焉。今聖情既已

開悟稔知其非。而猶隱忍護惜。不速更張。却恐遂玷聖德也。臣更願
陛下於左右臣寮中。不以職位高下。常視其反覆狡獪者。疎之。純良
方正者。與之。反覆狡獪者。雖有姦才強辯。可惑人。其如自取名位。及
援引親舊。結成朋黨。互相保庇。表裏膠固。牢不可破。如此之類者。豈
可置之左右。而任之以事乎。蓋本無一定之志。不耻不仁。不畏不義。
不見利不勸。必無忠蓋。慙實安肯。乃心於國家也。純良方正者。才辨
誠有不及狡獪之人。然其心不二。持守堅篤。中立不倚。傍無朋比。用
之則直道而進。捨之則奉身而退。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忠亮之節。至
死不移。不肯欺昧朝廷。自求多福。如此等。人終無妄誤。必能為國家
立事。假有未能立事者。亦不為害也。陛下臨御既久。當盡照見。固難
上逃聖鑑。此尤宜常掛宸念。恐非頃臆可忽也。緣誤用一二姦人。則
展轉援致。連茹而進。分布中外。大為朝廷之患。卒難救整。唐文宗所

謂破河北賊。破朝廷黨難者。正謂此也。天子無職事。唯辨別大臣
邪正而進退之。此其職也。切乞謹之。臣狂瞽之說。有愛君憂國之心。
固無他志。伏乞俯賜聽納。早賜裁處。不昧宗社生靈之幸。

元豐六年。冒獮虜。手封遺奏。使其子紹庭上之。其大略云。陛下即位
之初。邪臣納說。圖任之際。聽受失宜。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
臣下及多士。畏禍圖利。習成救風。忠詞讜論。無復上達。臣老病將死。
尚何願求。持以不忍。上負聖明。輒傾肝膽。冀哀憐愚忠。曲垂採納。去
年徐禧之敗。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取
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豈與羌夷校曲直勝負。願歸其侵地。
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無陝西再圍保甲。又葺教塲。州縣
奉行。勢律星火。人情惶駭。難以復用。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
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人所在。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耳。

陸下觀天下之勢豈以為無足慮耶。

神宗時知諫院范純仁奏乞任群臣一疏曰。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孜孜求治。親決庶政。日煩聖謨。萬乘墮日宵旰之勤。群下負尸素之責。君勞臣逸。顛倒衣裳。異天德不言而成。虧聖人無為之治。又况人主詔令。當務簡而必行。萬機之多。寧免一失。先有司則不容差謬。當職者得以糾繩。出上意則事關綸言。為臣者難於輕議。行之寔久。益少損多。蓋夫尊者當領其要。卑者當任其詳。尊卑之殊。其職亦異。盡心謹職。督察細事者。有司之職也。經國巨刃。民選賢任官者。宰相之職也。容載如天地。廣大如江河。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者。王者之德也。以卑僭尊。則不恭而失職。以上逼下。則大宥而勞神。故易稱黃帝堯舜曰。垂衣裳而天下治。又孔子稱堯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詩稱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簡易博大有為之明效也。惟聖心稽而行之。

易若反掌。伏惟陛下察虞舜叢脞之戒。取老氏清淨之言。潛晦聰明。願養聖意。擇宰司而委以萬務。慎庶長而責其成功。廣聽納以導群情。察通言而安庶政。大臣無不以之怨。多士懷得職之喜。愚智效力。上下盡心。自然端拱垂衣。太平可致。

純仁又奏乞清心簡事。尊德委賢。狀曰。臣伏見陛下即位已來。切於求治。思欲革去舊弊。速致太平。此固聖明之君。盛德之舉也。然而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以急求。積弊不可以頓革。道不馴致。則有揠苗之患。事欲速成。則有不達之憂。人急求。則才佞進而巧偽生。弊頓革。則人情擾。而怨憤作。所以景帝削七國。而晁錯受戮。東漢疾橫議。而黨錮大興。宋襄公急於求霸。以致喪師。唐文宗切於除姦。而訓注禍作。此皆前世之明效。而後王之龜鑑也。故帝王之圖治。必在顯仁。箴用。自下升高。人材以畏育而成。功德以積累而

大。通其變而使民不倦。神其化而使民不知。無象無為。而天下自安矣。故傳稱堯之德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稱舜曰。夫何為哉。堯已正南面而已矣。稱文王則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聖人之治。以無為而成也。又稱孔子曰。毋固毋必。毋意毋我。又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此則聖人之心。毋固毋必。無適無莫。不作偏黨好惡。而邪正自辨。萬事無惑也。故水止則方能鑑物。心清則可以理事。自古人君有以才略自任。果於興作。欲其事功速就。必為儉佞所乘。迎合之人。則以才能被寵。忠直之論。皆以詛譎見疑。以詛譎被疑。則不暇察其忠。以合意為才。則無以覺其佞。自然善惡無辨。賞罰不明。人情怨怒。而不知禍亂已成。而莫見。以至國家顛危者多矣。此果於興作之害也。孔子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

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此有以見小人承順之言可懼也。陛下聰明仁孝。脩己薦恭。自有堯舜之資。可以垂衣而治。不須急務於近效。乃雜五霸之為。豈唯徒勞睿思。寔恐以小妨大。伏望陛下。清心簡事。尊德委賢。以知人安民為大方。以富國強兵為末務。覆之如天。容之如地。四海被不言之化。生民躋仁壽之域。與三王並美。唐虞比隆。使後世歌頌無窮。在陛下留神而已。

時王安石用事。參知政事趙抃屢斥其不便。韓琦上疏極論青苗法。帝語執政令罷之。時安石家居求去。抃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既出。安石持之愈堅。抃大悔恨。即上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辨自用。詆天下公論。以為流俗。違眾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

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為大。今去重而取輕。夫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

翰林學士張方平上言曰。陛下即昨以來。顧諟天之明命。慮而後言。議而後動。欲以身先而率天下以正。可謂盛德矣。然始初清明。中外觀聽。朝正風體。顧當先其大者遠者。若夫厚風俗。美教化。脩典刑。正紀律。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此今之所當先者也。而近日政令未見有可以慰天下之心者。而但聞利害相傾。愛惡相攻。議論紛紜。斥免繼踵。臣恐四方有以窺時政者矣。國家設官分職。置臺諫官。臺官以糾邪慝。總愆違。肅朝倫。諫官以拾遺補闕。規君過。歷代具負。各揚其職。仁宗虛懷盡下。容納無擇。先帝英明。健特令出。惟行。陛下祇通成憲。以端治本。王道正直。在執厥中。所言是耶。事固當無大而必從。所言非也。事亦當無小而必察。取其至當。何所依違。天無私覆。

日月無私照。帝王之心如是而已矣。又方今朝廷之大矣。政事所以因循。人情所以不盡。止為避煩言。恤形迹。事小嫌廢大體。名曰公道。其實徇私。名曰慎重。其實苟且。以此為適治之路。是猶北轅而之楚也。伏願陛下廓大明。恢遠度。有以率勵群下。革此敝風。俾協恭和衷。共成雅俗。如此。則君體以尊。人倫以穆。紀律可得而正。風俗庶幾手厚。陛下以此圖於執政。推是而廣之。觸類而長之。治路由此而適。顧為近爾。

蔣之奇轉殿中侍御史。上謹始五事。一曰進忠賢。二曰退姦邪。三曰納諫諍。四曰遠近習。五曰閉女謁。神宗顧之曰。斜封墨敕。必無有。至於近習之戒。蓋子所謂觀遠。臣以其所主者也。之奇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何憂不治。

監察御史東行彭汝礪奏曰。陛下懲苟簡之敝。悼事功之廢。緩農夫

興水利。開邊境。造出法度。付之有司。使車絡繹。出求遺業。其始未深。而其欲遠。纖人附託。急功趨利。貪功盜賞。誤陛下事多矣。水監言為陛下興水利者也。如異時開南京白溝河。所役工數百萬。而為之死者數千百人。一州府庫皆至。空竭。終以無可成罷之。如京師開丁字河。其言利者。必以為無窮者也。以其利無窮。故國家亦輕厚費而成之。堰成今年矣。陛下試使人察之。其利何在也。如濟川司所役日三千人。日給錢三十。以歲計之。土積至百十萬。以月計之。金積至三千緡。其他物至廩祿衣賜。一不論也。其利害則陛下固自試之久矣。司農言為陛下養民者也。如為方田手實。海內為之騷然。稅終不能均。如異時以布衣為使。教種稻田。置農器。立農舍。紛紛幾年。旋以罷廢矣。如兩安撫司募人歸京。東教蠶者數十戶。而道路流離凍餒以死者幾盡焉。而學士大夫猖狂妄言。爭提空名。以盜實利。故上有不貲

之費。而下無經久之計。民有無窮之害。而官取其甚優之賞。古今豈有此理。凡臣所陳。皆陛下耳目所及也。而為詭譎如此。推至於所不及。蓋有不勝言者矣。以此知事之不可易也。方彛禹之盛。相與有為於上。固無遺策矣。而所以相戒。亦曰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則興事之難。非獨今也。蓋聖人吉凶與民同患。則不能無事。而其動隨而不先。故與四時相先後而不遺。其法應而不倡。故與萬物相酬酢而不匱。其功緩而不迫。故與萬物相終始而無盡。夫豈嘗有意哉。子曰。目所利而利之。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不亦勞而不怨乎。今之事雖勞之不能無怨。而所費不足為惠矣。惟陛下加察焉。汝礪又奏曰。臣聞天下之法。非制之難。而變之亦難。非變之難。而當於理之為難。蓋有為者。嘗始於勤而卒於怠。方其乘可為之勢。而內有至誠惻怛之心。在彼惟無所言。有所言皆行之。在我惟無所行。有

所行皆至焉。及其久也。或已為而無狀。或已行而有弊。而浸潤之言入。危疑之說進。而心怵然為戒。為之回顧。為之躊躇不進。而昔之至誠之心解矣。惟其所養育之人材。與所感動之風俗。已如是。念所以焦勞而成之者。又如是。欲棄之。則嘆息已著。之前功。欲革之。則遲疑未然之來効。此改變之所難也。夫理有是非。故容有取捨。事有利害。故容有損益。然知其為是非利害。而不知其所以為是非利害。則雖以為是。而非固已。豚之雖以為利。而害固已隨之。陛下造事議法。多古人之深意。而小人不能奉承明詔。急於功利。故改為幾十年。而事功未至成就。而使陛下有疑焉。如羅河防司。歸都水監。罷帳司。委提舉司。未幾皆復焉。人於此有以窺陛下矣。臣願陛下加詳焉。無忽慮不可以不前定。不前定則搖。令不可以數易。數易之則輕。蓋今天下之勢。如大厦之已構矣。其為門闌堂室之體。其為高下廣狹之制。其

方員象天地。其內外法陰陽。其晦明象日月。蓋已成矣。而材未備。勢未完。疾風凌雨。並至而棄之。而居者不安焉。為匠氏。討易棟楹榱桷之傾邪。撓折者。補堂塗。蓋瓦之破闕者。飾丹雘之未至者。於已壞者。脩於已完者。加固如此。則益善矣。使不顧其已。而欲以一日之力。盡革出而鼎新之。臣恐且成者復壞。欲為者未佳。邦家之基危矣。臣願陛下加慎焉。然臣所論興事。非為事卒於不可。與也。欲加詳而已。所論變法。非為法卒於不可變也。欲加慎而已。始以一人之言而興之。而不計其為害。終以一人之言而廢之。而不存其為利物。必有受其弊者矣。左右皆曰可為。未可也。諸大夫皆曰可為。未可也。國人皆曰可為。然後察之。見可為焉。然後為之。左右皆曰可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可廢。未可也。國人皆曰可廢。然後察之。見可廢焉。然後廢之。夫所廢興者。與眾共之。雖更萬世之久。盡天下議論。不可奪矣。何則。

其理同固也。蓋天下之事非為其理而已。苟循其理。何所為而不得邪。惟陛下裁幸。

汝礪又奏曰。昔先王之為國也。其所以總領而維持之者。可謂備矣。九州四海之遠。尚君者一人而已。以為不足也。則分天下之土為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猶以為不足也。則列天下之國為屬長連帥卒正者凡七等。猶以為不足也。則并諸侯之國而為之伯者二人。上下相維若網之在綱。而天下總萬國之遠。制於一堂之上。諸侯踰角稽首。又聽號令。循法度。若指之應臂。其有不率。則其長得而治之。然又以為未足也。於是有一巡守焉。至於其邦。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好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度量衡。禮樂制度衣服正之。而有刑。有流。有討。有賞。此諸侯所以謹度而民莫不安也。自侯國之廢。學士之言不及此矣。今天下縣有令。郡有守。

列郡有提刑。有轉運。有發運。所治者財穀而已。於民事有不與也。有安撫鈐轄。有總管。經略。所制者兵而已。而民事或不與也。夫古之侯國。其德之所以相長者如此之衆。而今之郡縣。所以總領者如此之約。而任之未必當。責之未必久。此無怪乎天下之未治也。臣欲乞目今之所謂安撫鈐轄。而以重臣任之。稍并衆任。使職司皆得以統攝。而一道之利害黜責。皆得以安撫領。使如古之州伯也。三歲遣近臣出使。以盡民間之禍福利害。而察百官之賢智愚不肖。使如古之巡守也。如此。則遠近內外無有不安者矣。

金君卿奏曰。臣竊嘗考古之道。觀今之宜。切於治要者。莫若節冗費。使國用充足。而民力有餘。謹法令。使下必奉行。而無姑息苟且之弊。敦風教。勵名節。使人知廉耻。而無澆競之俗。朝廷固當留意於斯。而言事之人。未能別白指陳。使可施行。殆亦垂之空言而已。伏惟皇帝

陛下天資仁智。宵旰勵精。詢謀臣工。以圖極治。故有大廷轉對之訪。雖甚狂狷。皆優容之。微臣故敢吐忠獻愚。條上三策。願陛下賜臣須臾之暇。使得口陳。以展盡其意。然後乞賜財擇。觀其必行。臣不勝幸甚。仰黷宸旒。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一事。臣前所謂節冗費。使國用充足。而民有餘力者。臣且粗陳其一。每歲可減冗費數百萬貫。竊聞天下州軍。招置廂軍人數。多少不等。每歲增耗。無有定額。治平間。總五十一萬人。臣嘗籌之。以廂軍諸處。則例參以軍分。上下約度。除招軍例物賞給外。所支錢糧衣賜等物。每一名。約歲費緡錢三十貫。已未。且以五十一萬人約之。歲費錢一千八百八十七萬貫。自明道已來。數十年間。每歲之數。亦有上於四十三萬人已來。嘉祐中。只有四十五萬人。向時天下漕運。占役之處。亦無闕事。今其數既多。歲

月糜耗。庫廩不得不空。以至諸州支顧。綱運火兒工錢之費。亦無所減。制詔謂賦入日增。而國用日虧者。豈不由此也。臣又聞皇祐中。置司減省冗費。治平間。宣勅亦以兵冗之故。戒教官司不得妄有占役。朝廷節費省民之意。不為不至矣。臣今愚見。欲乞在京特置官司。及遣使與諸州軍例合占役。要用廂軍人數。立定常額。且以州府軍監大小。或通江河。或居僻左。以綱運多少。縣鎮倉場。及官司占役等處。裁定人數。然後以多補少。移於闕人州軍。選不任役使。虛食廩稍者。減放。旋關申在京減省官司。更將諸州人數。參詳損益。大率以仁宗朝已來。四十餘年。廂軍人數。約度取其中數。裁之。逐州常額。今後須是額數闕人。方得招填。臣愚試約度。且以四十四萬人為額。可減放七萬人。每歲且減費緡錢二百五十九萬貫。其所減招軍例物。又不下六

十餘萬貫。臣試以向來西北解胡之費較之。可減其數三倍。朝廷方欲富國息民。宜無遺此。臣昨守任澶州。雄州日竊見逐州半糧兵士。不下五七百人。諸州類多如此。皆占閑慢去廢。甚可裁減。臣守任池州日。本州所管過犯軍七百餘人。况僻遠山郡。此類衆多。或曰飢饉。亦不可不虞。臣欲乞今後諸州有過犯配軍滿百人。即仰聞奏。乞權住配。朝廷亦嘗有指揮委監司體量配軍。罪犯輕者聞奏。經年歲間得減放還鄉者百無一二。臣欲乞指揮。雖曰罪犯。本非巨蠹。自配充軍二十年。而年六十五已上者。可盡行減放。其逃亡。及曰差役久不歸營。不曾聞聞請受冒請錢糧。其弊極多。乞曰此根磨。仍令都監司及糧料官司。常切閑防。免虛破廩食。更乞嚴行條禁。諸州有招小弱疲羸之人充數。今後亦乞重行約束。令諸路監司常切點檢。以來自南

州軍抽差軍人往諸處工役。未幾放還。其死亡已過半。臣竊計疲弱軍人歲月間。糜耗廩食。以丁壯一時之役較之。所費既少。而用力倍多。欲乞今後有得朝旨興脩河防之類。令優與工直。雇召丁夫充役。如必要抽差廂軍。亦須揀選堪役之人。相兼丁夫役使。又西北沿邊州軍。設有不堪征役之人。尤難餽給。候諸處減定。然後相度量與裁損。其禁軍亦乞特賜裁酌。臣未敢恣條其事。恐煩聖覽。如朝廷以臣言為然。乞命大臣置司行遣。令臣得參預其議。然後別開陳條。件奏請施行。必收此策。冗費自銷。庫廩封實。民有餘財。可翹足而待也。

二事。臣前所謂謹法令。使下必奉行。而無苟且姑息之弊者。臣竊聞朝廷命令之出。非不丁寧戒敕。然州縣之吏。或多曰循其名。雖曰行下。鮮能收其實者。向來朝廷頒降條貫州縣。亦甚有因

循去處。臣不敢悉數。又如赦勅內合頒行條件。往往經厯官司。逾年不能結絕。使上之德澤塞而不流。此蓋官吏奉法不謹之故也。制詔謂州縣之官課空文而尸素者。良謂此也。臣欲乞申赦勅內合行條件。一年內不盡遵行結絕者。委監司按舉。或言事之官彈劾以聞。當職官吏重行黜責。不在去官原赦之限。又軍中教閱之法。朝廷之所留意。臣昨守任邊州。見諸處武臣全不以此為意。皆云替促教閱。便致生事。姑息之弊。以至於此。而欲精兵銳卒。緩急應用。不可得也。臣愚欲乞更賜約束。令監司點檢武臣課績。別以一項明述教閱精否。為殿最。而黜陟之。如此則州縣之吏。軍旅之政。皆知奉法舉職。而無姑息苟且之弊也。

三事。臣前所謂敦風教。礪名節。使人知廉耻。而無澆競之俗者。臣竊見比來士人。往往有不顧名節。澆薄日甚。設以如此等人為州縣長吏。而欲民知廉耻。息爭心。不可得也。此蓋士人學無本原。又取士之法難求。行實之故。古者取士。先以鄉里孝悌之行。今貢士既多。其間得無浮濫。雖有縣令保明之法。然不過取實於村耆坊正之言。又不逞之徒。自相為保。而縣令且非久任。難以盡責其保。臣今欲乞每遇科場發解後。令知州通判。更察其行迹。其得解舉人中。不以解名高下。有經術履行。為鄉里所共推高者。特與旌別。保明聞奏。如擢科第。乞與升甲名。或守選者。與免選除注。其間却有不行止。及有虧孝悌。不為鄉里所齒者。許明其事迹。彈舉。其人雖已及第。亦未得理選限。後來却能改過自勵。候有本貫知州通判縣令職事官一員。同罪保奏。方與理

選限差注。如此行之。每次科場稍警策其一二。自然相率皆備行檢也。又國庠賢士之關風教所自出。欲乞置五經博士。傳以小經。令學者各授一經。諸州學者亦皆倣此。各專經術。每遇科試。三策中將一策問其所學經義。所貴學有本原。而經明行脩之士出矣。臣又聞朝廷開薦舉之路。惟務得人。不專閱閱。今後臣僚每歲保薦人數。有全不及孤寒者。許言事之官彈劾以聞。臣又聞詔百官轉對。本求民間利病。其間有專以愛憎攻訐者。頗傷刻薄。朝廷近行黜責。聳伏群聽。欲乞更明降詔書。戒教百僚。使知寬大之意。制詔謂變風俗之澆訛。臣敢以此為獻。臣之淺聞。姑陳其一。庶幾士重名節。民知廉耻。而成美之俗也。

右謹具如前。臣人賤言鄙。不足以副詔書丁寧詢訪之意。惟陛下赦臣淺陋。流瀆天聰之罪。臣不胜幸甚。

右司諫蘇轍上奏曰。臣謹按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事得失最為易見。上自中外巨僚。下至田夫野老。無有一不知者。但以朝廷所行言其是則有功。言其非則有罪。是以畏避鉗默。不敢正言。今謹採眾議人所共知。灼然可見者。畫一開坐如後。

一。議者皆謂富民假貸貧民。坐收倍稱之息。是以富者日富。貧者日貧。今官散青苗。取息二分。收富人無并之權。而濟貧人緩急之求。貸不異於民間。而息不至於倍稱。公私皆利。莫便於此。然公家之貸。其實與私家之貸不同。私家雖取利或多。然人情相通。別無候法。今歲不取。而取償於來歲。米粟不給。而繼之以芻藁雞豚狗彘。皆可以還債也。無歲月之期。無給納之費。出入間里。不廢農作。欲取即取。願還即還。非如公家動有違礙。故雖或取息過倍。而民恬不知。今官貸青苗。責以見錢。催隨二稅。隣里

相保。結狀請錢。一家不至。九家坐待。奔赴城市。糜費百端。一有逋竄。均及同保。貧富相迫。要以皆斃。而後已。朝廷雖設法度。以救其失。而其實無益也。

一。議者又謂平時差役。破壞民家。一夫為役。舉家失業。故使逐戶出錢。官為雇人。謂之免役。出錢雖多。而民免於破家之患。以此為說。行之不疑。然不知三代之民。以力事上。不專以錢。近世目其有無。各聽其便。有力而無財者。使效其力。有財而無力者。皆得雇人。人各致其所有。是以不勞而具。今也棄其自有之力。而一取於錢。民雖有餘力。不得效也。於是賣田宅。伐桑柘。鬻牛馬。以供免役。而天下始大病矣。且夫錢者。官之所為。米粟布帛者。民之所生也。古者上出錢以權天下之貨。下出米粟布帛以補上之闕。上下交易。故無不利。今青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

物皆賤。而惟錢最貴。欲民之無貧。不可得也。至如京師百司。郡縣刑法之吏。無祿而役為日久矣。周制。庶人在官。雖曰有祿。而事簡。吏少。勢或易供。非如今日。負數猥多。不可供億。况三代兵出於民。而今世之兵。坐而仰給。若又兼舉大費。為力實難。然議者以為給之以祿。然後可責之以廉。蓋朝廷選吏之精。必不如擇官之慎。祿吏之厚。必不如祿官之多。今慎擇多祿之官。猶不免於貪。而况於吏人乎。且昔之為法也。計賊得罪。無祿者減等。今用倉法。則吏之得罪。反重於官。顛倒失宜。尤為未可。若朝廷誠患吏貪。但使官得其人。則吏之受賂。自有分限。若猶未也。則雖重祿深法。不能禁矣。

一。議者又謂三代之盛。兵出於農。故團結伍保。以寓軍。今朝廷喜其近古。亦謂可行。然而三代之民。受田於官。官之所以養之者。

厚故出身為兵而無怨。今民買田以耕而後得食。官之所以養之者薄。而欲責其為兵。其勢不可得矣。蓋自唐以來。民以租庸調與官而免於為兵。今租庸調變而為兩稅。則兩稅之中。兵費具矣。且又有甚者。民之納錢免役也。以為終身不復為役矣。今也既已免役。而於捕盜則用為耆長壯丁。於催稅則用為戶長里正。於巡防則用為巡兵弓手。一人三役。具焉。民將何以堪之。且其為巡兵弓手也。一保甲之中。丁壯既出。老弱守舍。盜賊乘間如入無人之境。而其上番之期。又不過旬日。坐作進退。未能知也。代者既至。相率而反。往來道路。勞弊何益。至使盜賊縱橫。官吏蒙責。囂聚群黨。攻剽州縣。未必不由此也。古之循吏。使民賣細買牛。今也使之棄其農具而置兵器。小民無知。緣以為惡。良民之思事者。一入而終身不得脫。為民之好權者。一補而終身不得免。其為患害有不可。昧言者矣。

一。議者常患百貨輕重。制在富民。少則貴賣。以取贏。多則賤買。以要利。利有所壅。商賈難通。於是置市易之官。以平貴賤。有司誠守此議。不更別有所營。則雖繁碎難行。然亦未有深害。今自置市易。無物不買。無利不籠。命官遣人。販賣南北。放債取利。公行不疑。杜絕利源。不與民共觀。其拍翅非復制其有無。權其輕重而已也。徒取小民失業。商旅不行。空取專利之名。實失商稅之利。國體卑辱。海內離心。巍巍盛朝。何苦於此。况復小民好利。類無遠見。爭取官債。以救目前。欺謾父兄。妄引抵當。期限既迫。逃竄無所。婦孺離散。行路咨嗟。柰何為此陷穽。誘而納之也。至於毒民巨贖。窺伺間隙。取利或多。或輸滯積。不售之貨。以易見錢。或拍殘破無用之屋。以賒實貨。巧智百出。難以盡言。有司蒙蔽。

指以為利。泉幣一散。汗漫難收。官之所藏。徒文具而已。竊聞朝廷近日將議窮究。然而既弊之法。施行未已。買賣百物。猶且如故。譬如含茹毒藥。唯舌破敗。胃腹脹滿。知其非矣。然且閉口不吐。安坐切脉。廣求方書。其於速愈之術。疏矣。

右臣所陳書一事件。皆是耳目所接。衆庶共知。朝廷清明。豈有不察。若誠有意改易。非復難行。但朝出一紙詔書。四弊夕去。非如前代積弊。或在列國。或在四夷。欲議改更。恐其動搖海內。故且維持含養。苟自便安。今事在朝廷。出命則已。衆所係望。勢難久留。而私自顧戀。遲遲不決。以失天下之心。臣竊不平也。愚憲之人。志在憂國。言詞激切。干犯典刑。區區寸誠。甘竢誅戮。

呂元鈞對策曰。臣聞大智者。聖人之德。而虞舜察適言。蓋萬事之統。願者不遺。而慮之深也。中行者。君子之能。而仲尼與狂狷。蓋匹夫之

志。固守難奪。而不可棄也。此一。有施諸君臣之際。而要其歸。則上有求善之美。而下不失為盡節不欺之士。各崇所尚。義何虧焉。今陛下席太平之基。運獨化之術。元臣良輔。講磨原本於內。庶官群吏。奔走職業於外。經制立而可以庇萬民。號令出而可以肅四方。治定功成。信有日矣。然猶詔舉賢良方正之士。親策于庭。退託不明。延訪得失者。豈非虛己好問。求盡天下之佳。用燬。臣愚不肖。不足以備當今之下執事。雖竭盡傾寫。安能補陛下萬分之一乎。然不敢以荒略無取為解。而遂探朝廷之意。願獻于前。有蓋以為賢良之義。貴犯而不貴隱。惡斯義之廢。自臣始也。且人各有異能。而所以取之者。必主於一。求將帥主於勇。求守令主於廉。求法吏主於文。而求賢良主於直。捨是則雖有異能。而亦不取矣。今將帥不言其勇。而言其仁。守令不言其廉。而言其通。法吏不言其文。而言其標。則陛下取之歟。臣雖不肖。而

所以進者賢良也。敢不一於所主而求伸其志者。恭惟聖策有曰。昔明王之治。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時調萬物。和兵革不試。刑辟不用。雋賢居位。戎夷嚮風。建皇極以承天。歛時福以錫民。日星雨露。鳥獸草木。效祥薦祉。陛下甚慕之。而註臣以致之之術者。此陛下深恩治體而究其所由。欲均大利於四海也。臣愚何足以知之。然臣聞人事有本末。物理有始終。王道之施。如堅固有先後。端本所以治末。慎始所以圖終。施之宜先。則不可後於一日。乃治體之所起也。昔春秋以五始明王法。謂一為元者。視大始。以欲正本。深探其本。而所貴者始也。然則人君之即位者。天下之大本。而王道之始乎。兆民億姓。延頸企踵而覲其撫養也。則必有以慰甘其望。公卿輔佐。致忠竭節而副其任使也。則必有以結其心。羌戎夷狄。懷意懾慮而仰其懷徠也。則必有以悅其情。古之賢王。深知端本。始之義。而施設之具。無先於此。蓋

之而為盛德。發之而為大政。如日月之照臨。雨露之潤澤。使人人聞之。率皆聳動鼓舞。以為吾君之有某善。則吾之幸也。吾君之舉某事。則吾將享其利焉。是故散而為仁風。霈而為德澤。幽可以調四序。明可以。和萬物。兵不試而威立。刑不用而政成。俊傑在位。而百職舉。羌夷款塞。而九貢集。大中之道。建而上順乎天。五臚之福。應而下休乎民。日星雨露。鳥獸草木。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書稱高宗之德曰。作其即位。嘉靖商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詩稱成王之嗣政。則以小懿慎微。恭之進戒。為先務。豈非端本慎始之意乎。及其明驗大效之見於後。則德業昭著。教化深厚。播世又安。傳祚永久。得不盛哉。今陛下承五聖之統。講求治具。而以任大守重為之憂。故臣敢以端本慎始為獻。願陛下不惑理財之說。以慰生民。不問老成之謀。以結公卿。不興疆場之事。以懷夷狄。惟陛下深思而切究之。

則堯舜之治。可以積久而致。何在昔明王之足慕哉。聖策曰。人君即位。必求端於天。而正諸己。惟五事得其常。則庶徵協。其應享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夫異數見。迺元年日食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為災最甚者。此陛下畏天命而求所以順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感。洪範之陳五事。春秋之書災異。存其微也。然世之說者。有兩端焉。一曰。彼穹然居上者。何預於人事乎。日月星辰之凌錯。陰陽水旱之愆亢。皆大數使之然。未必發於政事。是天之與人。離為二而言。非嚴恭寅畏之道也。一曰。災變之來。率以類應。某政之失。則召某祥。某事之非。則召某異。蓋自兩漢諸儒。若劉向董仲舒。郎顛襄楷之徒。皆指時事一二以明之。牽連遷合。務必其驗。是不能推明天人之端。以啓導世主。而徒溺於機祥也。臣則謂之不然。夫天之降命於君。而付以大器者。必有扶持全安之心。警懼告戒之意矣。

示以災沴。諭以變恠者。欲其飭躬而務德慎事。而圖寧也。非無預於人事也。非指其一二之失而致也。天人之際。如是而已。陛下即位以來。勵精庶政。蟲魚草木。率被煦養。而改元之歲。日食三朝者。天心之憂陛下而告以始終之義也。改元者。陛下踰年頒政之始。更新萬事之時。日者至明之物。不可輒晦。天意若曰。陛下宜慎之於始。輝光盛德而不可少虧也。仲秋之後。九州之地。大半震動。大至裂陷。小亦覆壓。京師亦震。冀方最甚者。天心之佑陛下。而示以安危之端也。地者至靜之物。常處其安者也。一失其常。動而不已。天意若曰。靜而有常。則安。動而失道。則危。願陛下居安慮危也。祖宗由河朔起。則冀方如本封。陛下以四海為家。則京師如堂室。震動之變形於斯者。非獨外憂可虞。抑亦內患可慮也。夷狄之憂。生於綏御之失術。軍旅之憂。生於威愛之偏任。環衛之患。生於防遏踈略。近習之患。生於任使之過。

重此四者。世嘗有之。非臣之私憂過計也。至於虹貫日。地生毛。太白
經天。變惑失度。此又警戒之深也。教化有未備乎。德澤有未至乎。賦
稅過重乎。刑罰失濫乎。干戈可虞乎。盜賊不戢乎。大槩有以感之。故
天意諄諄而不已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言泰通之世。深念其
危。則悔吝不生矣。詩曰。肇允彼桃蟲。拚飛惟鳥。言淮政之初。慎其小。
則禍敗不至矣。願陛下思天人之交。窮詩易之戒。則大異邪去。而和
氣感召。如影響焉。聖策曰。圖講政務。則日至中。吳而猶多苟簡之習。
悉進人材。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績用之美者。臣聞古之聖人。未嘗不
勤。文王之治。日中。具而不遑暇食。然至於庶言。庶獄。庶慎。則罔攸
兼之。惟有司牧夫之是任。蓋勞於求才。逸於用賢。故也。且帝王之道。
與天地參。天地之化。分任四時。以生成萬物。而不專於一草一木之
長育。蓋元氣統於上。而萬物無不遂者矣。帝王之道。慎擇群賢。以翊

輔萬政。而不偏於

物一事之修飾。蓋至權歸於中。而萬政無不舉

矣。恭惟陛下體乾

剛以運動。法離之明。以照遠。既得群賢以任之。

又舉綱要以濟之

上勸下之德。借美於古。而虞舜無為之功。復

見於今也。苟簡之

卑哉。若夫悉進人材。而乏績用。則臣略

究其端矣。夫唐虞之盛。九年而黜陟。姬周之隆。三歲而大計。蓋磨以
歲月。而觀其能否。然後進退之。深慎名器。而不敢妄與也。今之自選部
而升京秩者。為考六七。為舉主五六人。而後得。自京秩而至郎官者。
凡四歲一遷焉。其於名器不輕而重也。信矣。陛下至誠待物。急於得
人。拔擢俊良於微賤之中。而置在高位者。數矣。此皆賢能不次而用。
非若向之碌碌者。限以歲月也。然賢能不次而用。王政之一端耳。人
之能否。可不察哉。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
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蓋小人之性。役於利祿

而好為趨時希世之事。揣知人主之意而務求其合。苟可以取寵於上。則不暇量己之材能與否也。陛下急賢而用。不次進之。則其心何負於天下之士哉。然天下之士則有負陛下者。此衆心之所惑也。蓋嘗以邊幾進者。而將帥辨其搆怨於外。充也。又嘗有可任御史者。而言者謂其薄於孝也。始而聽其言。中而試以事。終而驗其能否。則天下之士不能負陛下。而績用不之矣。聖策曰。種羌非不懷德也。而邊候或時繹騷。以至臨遣輔臣。愷明威武者。臣聞中國之於四夷。若天地之於萬物。遍覆包函。而使之自遂耳。安用較其力之勇怯。責其心之去留哉。厥或侮慢不庭。則征伐亦不得已。而自用也。朝廷之於西羌。可謂厚矣。加之王壽而襲其土。賜之金繒而未嘗缺。然自近歲以來。逆心日甚。多遣介使。以伸難塞之請。起犯邊吏。以求克捷之效。此固宜停擒而殄戮之矣。是以陛下臨遣輔臣。而將伸九伐之令也。然臣

愚以為中國之力。有盈虛。羌虜之勢。有強弱。則必量而後動。度而後行焉。至道中。天下之全盛也。兵之強。民之富。將之豪傑。足以威制四夷。而無憚矣。然猶五路之入。卒無成功。此長驅深入得失之驗也。康定間。比於至道。則三者皆不及矣。是以邊聲一動。而遠近騷然。以四海之力。事一方。而猶為汲汲饋運之勞。累歲不息。而朝廷深有厭兵之心。卒用間謀。與之和解。而生民始知休息之漸。則兵不易動。亦明矣。以今之兵。今之將。擬於康定。則未必過之。而民又不及矣。向者陛下即政之歲。乘諒祚。殘忍之極。旱飢相仍。部族怨貳。是以王師一舉。而輒復綏城之地。然人之戰沒者。蓋已萬計。財之耗壞者。凡幾百萬耶。近者秦慶二路。寇入輒勝。臣竊疑其勢力。非復向時旱飢之餘矣。金湯之固。非粟不守。而塞下之積。多者止再歲。少者不數月也。藩籬之戶。倚以為援。而強者逋逃。而無樂。弱者不足恃也。寬文法。而豪傑

之將可以致死。而細過多。徒於吏議也。飽金帛。則現候之士。可以知微。而薄惠不足。以使人也。廣屯田。則可以豐軍食。而有司曠廢其事也。恤士兵。則可以助戍。而平居未嘗少寬也。此皆我之未備矣。以我之未備。乘彼未易量。則莫若講求守禦之具。而徐為之謀也。朝廷必有以制之。臣愚不能處也。陛下謂威而必服。邪。則威亦有未服。謂戰而必勝。邪。則戰亦有未勝。就使必服必勝。則生民供餽亦已勞矣。若猶未也。則兵連禍結。何時而息乎。關陝一擾。則寇盜必乘而起。種羗之患未解。則西宜備蜀。北亦慮胡矣。夫遠夷之不討。與元元之重困。孰為輕重。起一方之事。而召三隅之憂。孰為得失。願陛下權量其宜而行之。昔漢宣帝欲擊匈奴。而魏相以為不可。報怨遠夷。是以享三世稱藩之效。唐太宗欲征突厥。而長孫無忌。願且戢兵。是以終正觀太平之績。臣故曰。願陛下權量其宜而行之也。聖策曰。蒸民非不愛養。

也。而生業或末寬富。以至外馳使者。宣布惠教。臣聞陛下愛民之心。均於赤子矣。而生業或未完者。其大弊有三焉。一曰。郡吏之不足。役及上農。而使之破產竭財。而斃於陳餒。此天下之深不平也。今夫細民之家。牛羊未報。糶糴糞葛。尚有數十金之直。則舉而籍之於公。以備役之之費矣。方其役之將至。而知其必及於死也。則其心如避重。鼓其力如捍巨寇。焚滅屋廬。戕伐桑柘。以求其不及。甚者乃服浮圖。隸兵籍。以一身自陷於非類。而覲幸於斯世。又其甚者。子嫁其母。而昆弟得以離居。父子謀為自經。而求省其丁口。此暴役之弊也。二曰。天災間作。穡事不登。則有除賦之令。以恤其流亡。而有司以括刻為勞。而務足功利。霜雹旱蝗。五種之入。無分毫矣。而輸入之數。十猶五六。此重賦之弊也。三曰。負於公。而情不欺者。赦宥為之。獨釋以寬其貧窮。而主者網羅。疑似。索求罅缺。幸其少戾於法。而督之益嚴。及其

委棄溝壑。而勢不可得。則猶能鞭笞其子孫。縲械其鄰里。而有望於下。此積逋之弊也。臣願陛下慎擇忠厚之吏。以為守宰。而使之不要舉。立為寬通之制。以便衆庶。而使之不重困。則休養生息。皆陛下之實惠矣。雖使者冠蓋不交於道。而惠教安有不宣者乎。捨是。則雖朝遣一使。暮置一官。又何益於治乎。陛下不先負此。後刻薄更張之為。臣愚之所未諭也。聖策曰。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者。臣亦粗聞其說矣。天下之財有常。而國家有餘不足之無常者。蓋取財與用財之道異也。善取則財雖多而常不足。善用則財雖寡而常有餘。今天下之所謂利。凡四總。二十八品之餘。百物有禁。蓋盡之矣。而出無餘者。未明節之之要也。未慎用之之道也。節其可已。而備其不可已。用其不可費。而可以足費。則善矣。國之大費。六宗。枝之祿也。萬官之養也。冗兵之食也。二虜之賜也。郊祀之錫也。河

防之備也。皆不可一日而節。若乃賜與有橫濫。服用有侈靡。掖庭燕私。廩給之盛。百工技巧。冗食之多。此皆可節之矣。臣願量時制宜。一切減損。以蓄貨財。以備六費之大。此之謂節其可已。備其不可已。若夫興利者。功易見。省事者。功難知。易見則取信於人。難知則置疑於衆。惟其易見難知。而疑信之兩出。此財之所以日匱也。今天下之利。有博於解池者乎。歲入百餘萬耳。有百萬之利。獻陛下。儻從而推之。則其人之功。豈不易見哉。然綏城之兵。一用而費六百萬。是四歲解池之利去矣。有以綏州之不足。城告陛下者。儻從而奪之。則是能置四歲之解池矣。然其言主於省事。而不主於興利。則其功豈不難知哉。究其歸。則興利之利。不如省事之為利。願陛下反求其端。而慮焉。是之謂用其不費。而可以足費。知此二者。而不競於錐刀之末。則調度將不煩。而民力寬矣。臣又聞國家患兵之冗。而講求其術已久矣。向

者容其癯老。今則黜其壯子弟。向者簡閱之不密。今則毫毛不敢欺。向者慢於訓習。今則朝夕從事以金鼓。此三術者。方今以為練兵之要。臣復何言哉。然臣之言。繼於三術之後。而究其情狀耳。夫四方克悍之後。群聚而安閑。驕惰而不足用。蓋有年矣。今一旦遽責之以去留。立辨之以強弱。則其心豈免於怨乎。孰謂怨不損於王治而不恤也。詩曰。悅以使民。民忘其死。豈有驅人於死而先啗之以怨乎。施諸用兵。尤非全勝之道也。三路者。用兵之地也。今未老者多黜。而失其歸。壯者則憂其將老。而見黜。臣恐有以動其徒類之心。乘而生變。不足禦寇。而足以為寇。甚非朝廷之利也。聖策曰。損器玩之巧。而工弗戒者。臣謂非獨法禁之不密。亦教化未之至也。夫民之於上。從其好。不從其令。高髻大袖。其說舊矣。今陛下雖行純儉。以風天下。而百工之肆。日夜謀工巧。求利於時。是必有以導之也。且法之行。自近始。教

之。至自上率。顛澄其源。以潔其流。則天下之工無不戒者也。聖策曰。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教道之不明。臺閣之論所執不一。豈無救弊之道者。臣謂非士著而不任。鄉議取浮文。而不根經術。較工拙。而不考素行。今日取士之大弊矣。比者朝廷講求群議。而思有以救之。雖論有異同。而所以為弊者。不過此也。夫待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養之取之之制。大異於古。則安恠其廉耻衰息哉。臣願量時而立法。貴其可以適用。則莫若大均。薦選之目。而使眾寡適其平。無幸與不幸。則士著莫能遷矣。限以一藝之習。而試之家法。高說上第義。參於文而取之。則經術孰敢廢矣。孝弟之科。詔監司郡守時加論察。秩滿而薦之一二。則素行可得而知矣。本庠序之教。而繼以三者。則取士之道庶幾無失。又何必變常。動眾而求紛紛歟。聖策曰。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俗襲之不革。將加仁恩之政。使死少緩。必有可

行之術者。臣謂治而有刑。非養威務刻。而求勝斯民。蓋欲使之畏罪而遷善也。後世忘其本源。而峻文密法。以籠四海。民之手足殆無所措。此世主所以裁量揆叙。而損益其間也。陛下惠刑之密。而重報者衆。將少緩焉。此堯舜好生之德也。然臣愚猶有獻焉。夫所謂緩之之術者。得非以他罪抵死。則斬其左趾。與得非欲復古之由刑。歟。他罪抵而斬其左趾。則仁矣。孰若出於權斷。而貸其一死之快。彼幸而不死。而又為完人。則豈不天地陛下之賜哉。安俟施諸刀鋸。以為罪次。此景興之論。愈於鍾繇也。夫三代既衰。而養民教民之具。不可復見。民之觸罪者。蓋亦有不幸矣。此由刑難施於後世也。養之薄。而責之厚也。教之疎。而禁之密也。昔漢之去周末遠。一罷肉刑。而笞有至死者。民猶不以為怒。是知肉刑之重。而笞刑之輕也。今笞不至死。而去漢又千餘年。一日復之。民豈以為宜乎。此衛度之論。不及孔融也。顏

陛下詳其折衷而已。聖策曰。欲興七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者。臣謂七教者。生民之先務。陛下與為治本。而濟以三至之用。力行於上。則聖人之道盡矣。何愧於曾參之言乎。若乃欲民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者。臣謂六親者。人倫之大原。陛下奉為政體。而奉以五法之具。周施於下。則天下之治畢矣。何違於管氏之說乎。聖策曰。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可施於今日者。何策。臣謂仲舒之對。本於春秋。以陳王道。故班氏美之。就求其說。而有曰。任德而不任刑。損文而用忠。則亦可施於今也。聖策曰。崔寔之論。范曄謂明於政體。有益於時者。何事。臣謂崔寔之論。極於理要。不泥一隅。故范曄稱之。就求其說。而有曰。補綻決壞。枝柱傾邪。則亦有益於時也。聖策曰。無以古人之陳迹。既久而不可舉。無以本朝之成法。已定而不可改者。臣謂先王之政。久必有弊。不革而救之。非所謂知變也。然革之當否。安

可不慎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此救弊之說也。書曰。各守爾典。以承天休。言法之不可易也。使革而當耶。則雖古人之迹有可舉而用矣。使革不當耶。則本朝之成法有不可改者矣。謂古人之迹皆可舉。則周之井地可行於漢。夏之九州可復於魏矣。謂本朝之法皆可改。則成王不必憲文武之舊章。孝景不必遵文帝之業矣。聖策曰。言之非艱。臣是以不敢侈言而誇說。凡天下之利病。所謂可行與否者。臣既略陳於前。皆其迹之粗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人。故臣於終也。願陛下思所以神明之。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既而曰去兵。又曰去食。而民之信之也。卒不可去。是以古之聖人。縱橫反覆無所往而不遂者。豈有他哉。惟民之信而已。是故湯為匹夫報仇。而民不以為暴。文王以民力為臺沼。而民不以為為己。及其不信。則行仁義作禮樂。而民始疑矣。今陛下行假貸之政。孟子所謂耕歛也。豈有舉息之心。

我復祖庸之制。周禮所謂大均也。豈有困鯨鱓之心哉。拔士於貧賤之中。漢帝唐太宗之用人也。豈有尚功利之心哉。增宮廟之費。優致仕之祿。此三代之養老也。豈有追耆者之心哉。損律定令。臯陶之明刑也。豈有廢法行意之心哉。併軍蒐卒。五霸之制兵也。豈有輕士重祿之心哉。其措意立法。則皆幾於堯舜。可謂盛矣。陛下之心如此。而天下之論乃如彼。陛下見其紛紛。而以咎天下之議者。臣愚以為未安也。蓋亦反而思之。豈未有以深信之歟。先之以至廉。則雖取之而不疑其貪。况與之乎。首之以至仁。則雖殺之而不疑其暴。况生之手。二者皆陛下之先務。而未之深信。則常平之議。肉刑之法。宜乎元元無知而懼之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記曰。至誠如神。夫君子之於物。左右而無不宜者。惟誠而已矣。臣敢以此獻。

監察御史裏行劉執上疏曰。陛下起居言動。躬蹈德禮。夙夜厲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搖。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先。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著。而助役之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淤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編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侯少僕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巧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瀆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九

治道

宋神宗時樞密使文彥博赴河陽。陛辭面奏曰。陛下憂勤庶政。切於致治。乃堯舜用心。更願陛下廣開言路。兼採博納。使下情上達。收攬權綱。無使權臣賣弄。爵人於朝。須協公議。與衆共之。任官舍久於其任。候兩職成。敗明著。而後賞罰。用人當兼取群材。同濟時務。若專任一才。即朋黨膠固者。希時而並進。孤忠自立者。望風而歛退。更望法大地簡易之道。守祖宗盈成之業。使上下安靜。則不治而自治。近侍新進。纖佞之人。多是妄有更張。其作以為進身之術。陛下今不采納。臣愚忠。異時必當自驗。臣惟望聖明早悟。即天下之福。

神宗與端明殿學士呂公著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

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者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己從諫。爾帝善其言。

鄭侯上奏曰。十一月初一日。狀。蓋為大臣誣罔至尊。絕不近理。彼皆有所憑恃。而後敢為。使人憤惋不能已。是以入文字。凡事皆畫一。如一大臣對陛下。皆云。河東北。陝輔之流移者。南方有鶯子田之說。臣今勸會河東北。陝輔之民。自去冬今春。流移至今不已。何人是在南方有田者。其一項言大臣對御。多以天旱民流。百物失所。邊鄙背叛。用兵不已。為天數者。臣乞問其人。為學周公耶。學孔子耶。學孟子耶。周公作無逸。歷陳人君之享國三四年。或五六年。皆由人君嚴恭實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康寧。則有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生。則遠則有短。文曰。惟不欽厥德。乃早墜厥命。使周公相陛下。而天旱民流。百物失所。四方兵革不息如此。周公曰。天數

乎。孔子告哀公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使孔子相陛下。而天旱民流。百物失所。兵革不息如此。孔子曰。天數乎。孟子曰。殺人以刃。與政有以異乎。又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又曰。王無罪歲。使孟子而相陛下。而天旱民流。百物失所。兵革不息如此。孟子曰。天數乎。然則群臣所為學者。皆非周公孔子孟軻之為人。而所以相陛下者。皆非周公孔子孟軻之存心。則陛下獨力。何以為天下。臣所謂陛下獨力者。謂無臣也。所謂陛下無臣者。非無群臣也。無大臣也。所謂大臣者。非謂大佩高蓋。秉執大政。日食萬錢。以自肥膾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而已。其高爵重祿。則日歸於己。清資羨職。則分授子弟。使相望於道路。黃金並聚於私室。而天旱民流。百物失所。四方兵革不息。則曰。天數。此為大臣。則屠沽僕隸。誰不克為。如被甲登殿。等事。臺諫如芻靈木偶之類。皆所

畫一。右願陛下登宣德門。召文武百官京城之民。以臣狀宣示。如衆說以臣之言是。則望陛下稍稍懲戢左右近臣。使無得公然肆誕。以戕害百姓危玷社稷。如衆以臣言為非。即乞斬臣於衆人之前。以塞京師流言洶洶之路。

強幾聖代轉對劄子曰。伏覩朝堂曉示近降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臣僚已授差遣。並令依例朝辭。許當日實封轉對文字於閣門投進者。臣身在冗列。特心思有云。補欲一進狂瞽之說。而取路無繇。今乃承詔得自獻其愚。茲寔不可常之遇。然不以二帝三王之道陳于前。是不以堯舜文武望吾君也。臣竊謂致治之本在用人。用而不得其當。如勿用。徒明有所累而無益於治也。故其先論用人。且廣睿德達衆志。宜莫如聽言。聽不得其審。而是非參用。則累於聰。故其次論察言。夫以偽興則誠實廢。天下之俗。往往相率而趨於詐。故其次論所以僑

士風之偽。又贊士大夫之節者。在遇之以厚。儻進責其節備而退待其身薄。則賊息而無勸。故其次論所以措老臣之宜。今臣之所陳。敢不以堯舜文武之道。有望於陛下。是故竊不自知。輒冒不赦之誅。著篇于左。惟陛下垂聽而加擇焉。

一論用人。臣伏觀陛下以聰明睿智之德。臨有重器。方銳然垂意於大有為之際。躬攬萬化。乾剛震烈。以權以斷。凡事有以宜於人者。朝思而夕行之。即不可持循而固守。雖前世已行之熟。未嘗或憚改。天下懽呼鼓舞。拭目以觀聖人之作。而跂踵以待極治之成。謂按資計日。不足延卓異之士。而責非常之效。或左右一言以為材。或偉辭高論自合於上意。則超然置於平進之上。而不復限常叙。在聖君求才之心為得矣。奈何未聞有奇功顯業所稱。朝廷之所以寵異而贊動衆人之心。使之歆羨者。不唯

不如是。又人人有不自滿之色。而惜憤其躓已。且興勸之道未
一得。而犇競之風已四起矣。借如某士以心計進。既越千百人
而處之金穀要劇之地矣。經費一有不給於內。民力一有屈竭
於外。方是時也。宜何辦斯人。果籌畫有以應猝。而財用繇其所
自出。雖日遷之職。人不以為過。其以文學政事進者。類試之。若
是。惡有不服者歟。今則不然。取其名不責其實。始以此進而終
不以此試。又冒虛名而受實用者。或其中無以異衆人。欲人人
自安其分。難矣。且不得知於左右。則不能自達於朝廷。計資級
累日月。則不能底富貴之速。以是走公卿之門。唯恐足跡之或
後。望廉耻之長。而奔競之熄。抑難矣。持甚高之論者。未必無甚
卑之行。騁喋喋之辯者。未必有榮華之見。言之不可必信也。如
此。噫。虞舜之智。非不及其臣。又命之以九職者。皆當時易見之

人。猶咨俞曲折。以盡群臣之可否者。知獨見不足以取人也。矧
一言以為材耶。既奏以言矣。而復試以功者。知徒說未足以明
其效也。矧一論之偶合耶。臣愚以謂取人以言。則詭辭巧辯者
出。以希一時之合。曾無益於實也。進人與其失於遠也。寧緩。進
真才失之緩。其德章而不可揜。終為國家用。若庸人誤速進也。
徒激不如己之憤。而於誼無所勸。然則若之何其可。用人法虞
舜斯可已。

一論察言。臣竊以聖人體不降几席之上。而聰明隱於旒纒之內。
凡天下臣民事物之情。洞然若家至而日見者。繇廣問以得之
也。問之者廣。則言之來無窮。君子小人有時而雜吾聽也。用其
言善。則失之於跬步。况其遠者乎。得失之幾。在用君子小人之
言耳。惟君子者。其言初若厲已。而終有以利於行。故聽之者難

也。不必效於近。或有驗於遠。以為關於用也。小人則不然。其言逢意而易入。行於遠則泥。措於近或通。以為切於理也。其有所愛。必有所是。其有所惡。必有所非。而是非未嘗牽於愛惡之私者。君子之言也。以愛惡而移是非。其情偽幸莫可見者。小人之言也。於戲。問之非艱。受言之為艱。受而察之。又其艱也。昔虞舜所以獨稱大智。而後世弗可及者。由好問而察通言也。既好問矣。下情其有不通乎。又察言矣。是非其有不白乎。故其智塞乎天地之間。而莫與較其大也。恭惟陛下達萬化之變。而不自以為神。燭萬事之隱。而不自以為聖。舍己稽眾。畢采群說。由公卿以徹于百執事。莫不人人爭竭其慮。言路開而治道行矣。然而惟君子與小人。其言關乎得失。方聽納之際。臣願陛下用虞舜之察。而辨之在早。使大公至正之論行。而不為巧辭邪說之所勝。則其為智愈大矣。

一論矯士風之偽。臣伏聞聖王在上。莫不欲明化厚俗。所以教化醇而習俗燬者。由先正天下之風。其風正。願有蹈非其道乎。臣竊觀急賢願治。未有如今日之切。而作偽成俗。亦未有如近世之盛。方陛下寤寐咨訪。急得博實朴茂之士。進以為風俗之倡有人焉。曰。仕者有其士。處者有其士。其為人也。性恬而操約。行淳而質茂。固外物無所累其內。公卿以言諸朝。而朝廷用之。不待頃。天下之士。知上之所取者。以是。則有陰為沽激求聞之計。而陽為靜退不競之行。其心唯恐爵位之不高。而其言唯恐山林之不深。至於矯情飾貌。以譁眾動俗。及名成而計得矣。而意有所未滿。且懼進之不加速也。則又有斷閑願退之請。以邀乎上。其請數者。其寵益固。小詐則小得志。大詐則大得志。後來者

務勝於前人。愈假不可及之言行以濟諸詐。朝幸進而暮脫其所守。浸淫誕漫。天下日入於偽而不知止。此風遂肆。望俗化之厚。其可得耶。噫。巧言令色。不容於堯之朝。今士偽其行。豈聖世之所宜有。夫欲矯之使正。豈曰無術。且衆人曰某賢矣。其行薄又不苟乎進。必考其實。果非矯妄以疑世。又有可進之勢而不進。是賢也。然後進。則進不緣其偽。又其欲退也。聽其所自退。則真退者出。而士之言行進退皆誠。道天下之俗。其有不歸於正乎。

一論措老臣之宜。臣伏聞惟聖王能養臣下之節。其進而使之也。既以禮。及其退也。又示之以不忍輕去之心。然後人知自重。而不失去就之正。惟其去就之不失。所以廉恥興而風節完矣。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是老耆必自告於其君也。若不得謝。則必

賜之以几杖。是臣雖告老。而君或不聽其去也。老而必以告者。知耄將及矣。就有萬鍾之享。不可得而戀。以安吾義也。告之而不聽其去者。彼誠老矣。而力若可勉。猶當強而祿之以終吾仁也。近世俗薄。廉恥不行於衣冠之間。或覲然忘其齒髮之衰。筋骸之憊。貪進而不知止。至有其身嘗用於國家矣。一日老與疾相會。怙怙然求蒞閑局。以不得請為憂者。有自蔽其狀告上。以不疾。至放之田里。猶惓惓然有乞哀不欲去之色者。噫。任而至於老。且疾可去矣。然猶不去。以自辱。彼固不足惜也。且少盡其力。而老無以容其身。其在仁政。抑恐有所累爾。今夫四海之廣。百官之富。若此等輩。豈不容有耶。苟疾賜之告。以冀其萬一之安。老置之散。以養其不復久之歲月。免斥歸之名。則疾者無所愧。獲苟得之祿。則老者無所恨。然後全進退之體。以示夫不可輕

之去就。願老而疾者既愛之。若是則少者勉力而無卹於其後矣。風節其有不完者哉。昔在三代之治。唯周家所以號忠厚者。獨養老之為備。成周之養。庶復行於今日。臣不勝大願。

右謹具如前。是四篇者。猶竭臣愚區區之忠。曾不足以仰輔盛德之萬一。干冒宸嚴。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哲宗即位。初起居舍人邢恕上疏曰。臣竊惟皇帝陛下纂紹大統。太皇太后陛下躬親庶政。于茲累月。政事之大者略已損益施設矣。然自古以來。政事出房闈。其患常在大臣擅權。同列睽乖。互相傾軋。群下各有附麗。造為朋黨。則不能同心協力。王室卑弱。而太皇太后聖情簡嚴。其於政事無有適莫。唯是之從。務合僉諧。不信偏入之言。不惑背憎之說。聽言必驗之。以事。疑似必究。其情實故。左右不得以誣欺相傾軋。如是。則群下固無所附麗。不得造為朋黨矣。前代母后臨

制。常患外戚僭驕。盈溢交通。請謁以奪刑賞。而太皇太后爰自內輔。英宗檢制外家。內有禮法。以致總覽政事。族人謹畏。加慎前日。則外戚固無驕盈之漸矣。漢唐諸后。苟專聽斷者。此司要人。未嘗不鼎貴強盛。而太皇太后端居凝然。宰所降接。雖至親近。持法謹嚴。不私假借。泊然無欲。自宮省老於事者。率以為莫能窺測。無不惴惴小心。則此司固無貴盛之嫌矣。自先皇帝寢症。外廷大臣曾未及達一言。而太皇太后獨斷出於聖心。儲貳之建。旬浹已前。固已先定。及先皇帝奄棄群臣。而皇帝即大位。太后以嫡祖母保抱。扶持天性之親。根於自然。間諜之語。不起。慈愛之聲。日聞。至於拔用人材。脩舉政事。自前世以來。號為明王聖主。殆無以過。制政下令。不出房戶。簾帷之間。而惠澤流於八區。仁聲動乎萬里。誠能正虛聖心。務受盡言。克勤以繼之。則巍巍乎赫赫乎。書契以來。未之有也。然而太皇太后止於今日。便

謂天下無事。可以高枕而卧。則固未也。何則。今邊兵未解。夷狄方將窺伺中國。動搖疆場。以備怨刷耻。坐費厚賂。而民力積困。今幸年穀豐稔。政事設張。雖以先其急者。而息澤未浹。惡吏尚繁。命令之出。或未能奉承。而朝廷美意。不得下究。儻遇飢饉。師旅天下。未免猶有盜賊之憂。此正聖心夙夜焦勞。講求治本之時。大臣忘身徇國。背私向公。同心合力之日。臣請姑條五事。以獻。臣竊惟皇帝方育德思道。未即親事。太皇太后雖總覽大綱。而不悉留神於細故。則不得不倚辦責成於大臣。所以布為朝廷耳目。賴以互相檢察者。不得不備設臺諫。大臣誠能存心盡公。處事必當。則臺諫雖設。而可以無言。陽城為諫議大夫。六年未嘗論事。反德宗罷陞。勢欲相裴延齡。然後以死固爭。若陽城。則所謂達大體也。至於臺諫時論細故末節。以推折大臣。為大臣者。誠能體國。則亦不且以此為忌。臺諫朝廷亦不當以細故

末節。而於大臣輕為厚薄進退。如此。則國威伸於上。主恩行於下。大臣得體。而臺諫舉職矣。唐德宗初即位。代宗將藏山陵。禁屠殺。而郭子儀家奴殺羊。裴諝以職事劾奏。或曰。小事不足以傷大臣。諝曰。尚父方貴盛。天子新即位。必謂黨附者衆。故劾其細過。以明不持權也。吾上以尊王室。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若裴諝者。可謂有遠慮矣。今誠備設臺諫。而大臣存心至公。所失不過細故末節。則不言者固為達大體。而言者未害其有遠慮也。然則增廣臺諫之為。有益明矣。如是。則朝廷耳目布於下。而太皇太后可以雍容顧養。保心固體。萬壽於上。仁宗末年。大抵淵默。罕復親事。委政大臣。大臣不敢懷姦挾私者。用此道也。而况太皇太后振提其綱領乎。雖然。設之不得其人。猶不設也。臣愚以謂莫若深詔大臣。人各舉其所知。而後合議於上前。太皇太后考其素履。有某事可稱。有某節可尚。然後舉而用之。則所

失者亦鮮矣。一也。古者天子一歲或五歲一出巡狩。察吏善惡。究知民間疾苦。後世人主深居九重之中。不能冒風雨。犯霜雪。為寒暑之所匡薄。疲筋力於道路。自秦以來。始置御史監察郡縣。而漢改為刺史。乘傳行部。歲終得奏事京師。唐之所謂採訪使。今之所謂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常平倉官之類。皆是也。此即代天子巡狩者。其任不輕也。明矣。國朝故事。率先歷知州。然後擢為監司。或自通判先擢權知州。然後擢為監司。自通判擢用者。間亦有之。而幾希矣。唯自臺諫官出為監司。乃有資序未深者。然昔者官未陞朝。則不得舉臺官。朝官往往曾歷知縣。比為臺官。又為監司。而資序則率通判以上。當是時。監司高者。歷知州。下者。率歷知縣。其更事老成。可倚辦者多矣。諺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魏太祖曰。吾非聖人也。更事多矣。然則老成人。固重於典刑。而更事多者。至竊比於聖人。則老成人更

事之為益明也。古之任人。所以四十強而仕。五十命為大夫者。蓋此意也。頃者方急人才。以便事功。初置提舉官。率用京官為之。有朝脫銓選。暮為監司者。此乃一時用人之意。非持久經遠之法也。故先帝末年。選用尚書省官。非知府不得為郎官。非通判不得為員外郎。則先帝固知資序之不可廢。而老成更事之人有益也。特以施設先後有不暇給。故於監司未遑釐正耳。今誠深計天下之利害。郎中員外郎。典領職事。止於一曹。而監司按察。乃一道。遠者綿地千里。州縣百數。官吏數百千。而戶口生齒。以萬億計。則其利害輕重。不相準明矣。然而資序之限。特設於郎中。而未及於監司者。豈先帝開其端。而資其終者。有待於今日乎。臣愚以為提舉以上。非通判資序。自今不宜除授。即自臺諫除者。不在此限。庶得更事老成之人。布為監司。而天下之民。浸被聖澤。此今日之急務也。且又可以息馳騁之弊。而使官

吏稍安職業。于以收成材。矯薄俗。所謂一舉而包兩利。二也。周書曰。惟天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古語曰。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周之太王。為狄所侵。以愛惜民命。去邠遷岐。寧棄其國。不忍關其民。詩人以為太王肇基王迹。以得其民也。此孟子所謂得乎丘民為天子者也。夏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然則民之急也如是。三代而下。西漢之文帝。東漢之章帝。號為仁德之主。竊讀二帝本紀。恤民惻怛。見於詔令。歲歲有之。漢宣起於閭閻。知民疾苦。時之要務。每歎息曰。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漢郡太守得自辟。除進退縣令長。太守得人。則縣令長無不良。故漢所選用者。惟二千石耳。隋唐以來。州縣守宰。率皆命於朝廷。則郡縣最為親民之任。治天下者。以民為急。而守令最為親民。不可不選。不可不激厲。唐之開元。號為盛際。所以致之者。有姚崇。宋璟。以為

相也。臣嘗讀元稹連昌宮辭。稱姚宋之所致。治之大略。不過於燮理陰陽。偃戢兵革。遴揀守令。皆出宰相而已。比歲守令善狀。罕有聞焉。詢諸往來。或舉一路郡縣百數。而良守令難。以屈指一二計。則生民受弊者。為不少矣。方朝廷用人。如不及之時。掄選才能。比比出於疎賤。而獨於守令。以治績超擢者。無幾也。得無偶未之及耶。今誠欲簡拔守令。以勸循良。使惠及吾民。則先謹擇監司。監司非其人。則朝廷雖有甄別守令之意。而監司蒙蔽。朝廷不得其事實。則所謂良者。不良。所謂能者。不能矣。臣愚以謂今日天下。監司未足倚信。則莫若先敕執政大臣。聚議博采。揆求守令治狀。尤異者數人。舉天下之廣。宜不難得。天抵宜以愛民惻怛為先。奉公營職為後。蓋後世之法。茶鹽酒。推征筦之利。多岐雜出。不若堯舜三代之法。一出於愛民。故唐陽城有撫字心勞。催科政拙之語。而德宗嘗令對策。宰相欲第其高下。

未知所出。薛珽曰。今取縣令不專文辭。宜以意在愛民者為先也。宰相從之。既而所取莫不得人。則守令宜以愛民惻怛為本。亦可見矣。以此求之。誠得其人。則其責任高下。優加進擢。見於訓辭。務從褒異。且以厲天下。所取不過數人。而為守令者莫不慕效。則四海之內。億兆之衆。人人被潤澤。蒙厚德矣。然後深詔御史臺舉劾。監司尤無狀者。稍加澄汰。監司之選。既清而付之。以考察。則守令之良能者必出矣。三也。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或問揚子曰。桑洪罕權利而國用足如何。曰。譬之為人父而推其子。繼利如子何。未有子富而父貧者也。禮記大學亦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故曰。富有天下。則天生地長。舉天下之物。莫非人君所有。在民在君。誠無以異。前日陝西五路進兵。百姓負糧入界。和雇一夫。率費百千。初時民力尚全。莫不相率竭其力以應命。及後再三調發。民力弗堪。王師迄不能再舉。然

則民力弗堪。國家固不能以舉事。則富民者乃所以富國也。漢武帝末年。深悔既往之征伐。下哀痛之詔。罷輪臺之戍。乃封丞相為富民侯。此武帝所以為雄材大略者。蓋能知悔。又知所救弊也。唐自中葉已後。既經安史之亂。王室微弱。藩鎮盛強。皆自擅其財賦。故有常貢之外。別進羨餘。以希恩寵。人主急於用度。因而假借。蓋以方鎮既擅財賦。朝廷難於調發。故耳。今四方萬里。內外一體。詔令一出。迅如雷霆。屈伸自如。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縣官之於百姓。即有所取。何求不獲。不必舍轉運使於平居無事日。為倉猝征歛之計。時以民財濫圖恩賞也。昔仁祖時。蘇順元為淮南轉運使。嘗進羨餘。有詔免。刻所進錢。止令留住本路。以備灾傷。臣愚以謂今日誠欲生民。蘇息遠近蒙福。宜下詔書。明敕諸路轉運司。不得獻進羨餘。即歲計有餘。可但令留充本路。次年支費。抑非徒此而已也。歲斂之際。又有押配之

弊支移折變之苛。官出則以陳粟腐麦代見錢支俵。如克青苗和買之類。以率計之。號為千錢者。民間所得不過數百。此所謂抑配之弊也。賦入則法當近送者。反令遠輸。如南州所納。則支移北州。道理皆遠。負輦滋費。則并以脚乘。課令出錢。法當出粟。乃折令出麦。麦固加貴於粟。既已出麦。則又折令納錢。錢固難得於麦矣。於是有所當三四十金。而所納至於百錢者。轉運使止以唾効指揮坐獲倍利。此所謂支移折變之苛也。凡此皆法所當禁。而轉運使比多公違詔條。無所忌憚。願敕所在安撫使都鈐轄提刑司覺察聞奏。及許州縣守令吏民自陳。如此則培克之吏庶知畏職矣。且青苗錢取息終歲不過二分。而向者議論紛紜。累年不定。今轉運使公違詔條肆行抑配。支移折變旬朔之間。取民倍利。豈不甚哉。或曰。轉運司財賦所仰給。今求之太急。將無以舉職。是火不然。使轉運使果才。歲計所源止於詔

條之中。自可應辦有餘。矧復歲計之外。朝廷不求羨溢。加以善政所感。年穀必應。租賦所入。不緣水旱蠲減。何患不足。豈有公違詔條。力脅州縣。出則以片言估物。而就高價。入則以尺紙震色。而取貴直。以此論功。無異戲弄。此正不才者之所為。又法所當禁。何謂求之太急哉。四也。賈誼有言。人主之尊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陛九級上。庶遠地。則堂高。高者難攀。卑者易陵。故人主之勢。非能獨尊也。自一命之吏。累而至公卿。次第益尊。而人主加焉。然後為至尊耳。國朝故事。拜宰相樞密使官。必除侍郎。同知樞密院已上。必除諫議大夫。三司使。必除給事中。若侍郎。權御史中丞。必除諫議大夫。以直龍圖閣。權領邊帥官。小猶除正言。自天章閣待制已上。則固準此。四方天都。藩都鈐轄。或大都督府為守者。非帶館職。則諸曹郎官。吏民莫不尊知。所尊奉。以其異於他官也。權同知樞密院已上。皆政事之臣。權御史中丞。

乃紀綱之任。而三司使實主邦計。故高者則必處以侍郎。其次則兩省官為之。諫議大夫是也。直龍圖閣為邊帥事。任要重。天章閣待制已上乃侍從官。故必以小兩省官為之。正言是也。假使不論職名。而官直為正言。則固已可貴矣。當是之時。官職清濁高下。錙銖方寸皆有所別。不得淆亂踰越。故朝廷尊榮人。知嚮慕。先皇帝獨惠名實。不取。故改為官制。以寄祿官高品秩。名實既正。而推行之日。浸其於甄別流品。遷叙次第。固未有暇。向者官制雖行。而有旨命兩省官。修補其法。則此固在所講也。今以堂堂有宋盛明之朝。自尚書已上。率多試官。豈不陋哉。然為尚書者。原其所自來。則皆嘗歷學士職。其品秩與尚書不甚相遠。為侍郎者。率多由天章閣待制除用。與侍郎名品亦略相當。然一為職事官。則必除去職名。故有承議郎試尚書者。見者不知其職。嘗為學士也。第見承議郎與昔國子博士等耳。乃為尚

書。豈不可輕哉。名藩大郡。或臨制一道。或鎮一都會。而既無三館貼職。又無諸曹郎中負外。捨直龍圖閣待制已上。則皆朝奉朝散郎。若大夫為之。其下與通判。簽判。知縣。監當官名無異也。內外體勢。浸以卑損。上下陵遲。吏士軍民。率有慢輕之意。陛廩太削。非所以尊朝廷也。加以官制之行于茲。已逾三年。率以滿任。今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給事中。侍郎。廷比待制。爾若廷尚書。則為大峻。即自諫議舍人。給事。廷侍郎。則與自大卿。太常少卿。除侍郎者為一等。反不為之。廷矣。是廷叙未得也。今欲除用人物。或資與官相對。而其才不必稱。或才與事適當。而據資不相準。譬猶戶部侍郎。闕為天章閣待制。固可入。其才不必稱。為龍圖閣直學士。才或稱任。則資不可屈。是除受未便也。矧直龍圖閣。而一兩存職名。皆禁與殿閣圖書之任。今以寄祿官在外。則有加焉。而在京師則不可。本末倒置。體勢未順。且朝廷職名。本待

賢俊。今雖其人宜在朝廷。而一除職名。則必出補外。如趙彥若。可以留備臺諫。而緣除龍圖閣待制。故出知亳州。孫甫。年少任職。可當省部繁劇。而緣直龍圖閣。故出知陝府。授受之際。已見其拘牽矣。臣愚以謂今日官制之論。不過秦漢漢之加官。若諸吏左方曹散騎。給事中之類。即今之職名也。官制祖述。止於唐六典。而三館貼職。集賢院學士。六典具載。本職施於朝廷。今自龍圖閣已上職名。誠許令職事官兼帶。則不害其為正名也。而又有三利焉。以待制學士。職為尚書。侍制。則試官可去。中外有所瞻仰。吏民知所尊奉。陛廡之勢益峻。而可以尊王室。隆主威。遷授之際。職雖學士。可以下為侍郎。侍制。可以兼領卿監。直龍圖閣。可以冠省寺之職。為官擇人。無所留礙。殿閣圖書之任。得兼內外。本末不至顛倒。體勢順序。所謂三利也。故事職名。自校勘至龍圖閣。而論之。猶有四等。其上又有集賢殿。史館。脩撰。集

賢院。視職事之高下。官品之大小。而加焉。亦有始加。即為脩撰。直龍圖閣者。必有差遣。內則三司副使。尚提舉在京百司之類。乃得為之外。則帥臣。三路轉運使。江淮叢運使。久次為監司。典大州。若都鈐轄。大都府之類。乃得為之。其他皆以歲久次第累遷。而後至。職雖為直龍圖閣。修撰。又必差遣。事任要重。然後得遷。待制。諫議大夫。其法至詳密。故朝廷用之。有所勸激。而士大夫由之以進。不得僥倖。今既盡削去。三館貼職。而獨存直龍圖閣。凡須寵以職名者。無有高下一切為之。故有府界提點。而帶直龍圖閣者。今日與之。既失其太優。而後日一遷。則其上為天章閣待制。將又失於太峻。於此時不復早計。前慮。則他日用之。必困者也。今是職名為可去。則當一切除之。然而直龍圖閣之類。尚存者。果不可去也。職名果不可去。而待制以下。獨存直龍圖閣。何哉。今既獨存直龍圖閣。又必以寵帥臣。資望之淺者。欲以尊

人觀聽也。然而贊人觀聽者不獨至於帥臣而後然。其餘典大州當方面。據都會。若江淮發運使。三路轉運使之類。皆當係人觀聽者也。今寄祿官。既以通為一等。又無清曹郎官臺諫之屬。則所以稍辨異者。唯有職名耳。而一以直龍圖閣待之。其可乎。臣愚以謂昔日館職為優幸者。唯為校理一年。即為通判。資序三年。理知州為太過爾。今誠於此裁損。率以二年成資為一任。而盡復校勘。已上至修撰等貼職。此固於正名。於官制。可以並行。救其所不及。使高下等級。粲然有序。朝廷用之。而有所激勸。士大夫由之。而不得僥倖。流品分別。吏民尊信。五也。今誠行此五者。皆國家之大體。時之要務。以太皇太后之聖智。宜無所封。即參之大臣。訪之群議。恐無以易。五者畢行。私徇滅而德意彰。民心固。而主勢隆。然後揆之以道。將之以德。以虛心為本。以無我為用。唯大公是存。唯至正是守。無有偏黨。唯是之從。所謂道

也。體道而不失。不為好惡所集。不為喜怒所遷。有得於身。所謂德也。道德立於上。而公卿觀法於下。上下相濟。然後長忠義。以尊吾君。長廉恥。以消群枉。用人必以信行為主。而後論才能。考績必以功實為先。而後責文具。謹擇能吏。練習公家臺諫故事者。裁省簿書。行移務在。先急闊略。苛辟使人力足。以勝事。倣唐律令格式。事有經常者。著為定式。不煩上問。官曹小事。有所津請。次第得專裁決。不必一一奏覆。小懲大戒。付之省寺。俾得警胥吏之違慢。以防滯留。如此。則小大畢舉。太皇太后可以優游。津與責成於上。保護將就。皇帝聖質。至於成德。則所為宗社之慶。蒼生之福。豈有極哉。臣自惟太皇太后親政以來。首蒙拔擢。度越比倫。則臣之所以圖報効。亦不且自同於眾人。冒瀆宸嚴。臣無任祈天俟命。惶懼屏營之至。

監察御史王巖叟論治道貴清靜儉約奏曰。臣觀歷代君臣講治道

者多矣。然莫如貴清靜而敦儉約。蓋天下本無事。因擾之而事多。事多則民勞。民勞則怨。民怨則國家有緩急。雖賞之而不為用。此所以莫如貴清靜也。天下之人所以養生送死者本自足。由奪之而後困。因而後為盜賊。若不厚其本而徒嚴其末。雖殺之而不禁。此所以莫如儉約也。臣竊傷比歲以來。好進之人紛紛建議。天下勞於多事。百姓困於不足。故臣願陛下以清靜儉約養天下。使百姓安且樂。百姓安樂則自然陰陽和而風雨時。海內將不勝其富矣。人以為難。臣以為易。何則。陛下自己有心。惟在守之而勿失爾。不勞陛下費精神。用智力。臣故曰易。如蒙採納。乞以臣言詔輔臣使體聖意。幸甚。

侍讀提舉中太一宮呂公著到闕。上奏修德為治之要十事曰。臣近准詔書。令臣叅來赴闕。已於本月二十日朝見訖。竊聞近日臣寮未有上殿班次。臣雖忝先朝執政之臣。亦未獲一親法座。少奉德音。然

自忖累世蒙被厚恩。惓惓報國之誠。不能自己。輒具奏對陳其一二。冒瀆聖聰。臣無任惶懼之至。臣伏觀皇帝陛下紹履尊極。方逾數月。臨朝穆穆。有君人之度。太皇太后陛下勤勞庶政。保佑聖躬。德澤流行。已及天下。臣遠從外服。召至左右。竊思人君即位之初。宜講求脩德為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後日就月將。學以緝熙于光明。新而又新。以至大治。是用整竭愚誠。考論聖道。舉十事。仰贊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脩身。四曰謹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逸。皆隨事解釋。粗成條貫。不為繁辭。以便觀覽。伏望陛下留神幸察。如言有可採。即乞置之御座。朝夕顧省。庶於盛德少助萬一。謹具如右。

一畏天。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蓋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動息。天必應

之若脩己以德待人以誠謙遜靜懿慈孝忠厚則天必降福享國永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則或遲或速殃咎必至自古禹湯文武以畏天而興桀紂幽厲以慢神而亡如影隨形罔有差忒然自兩漢以來言天道者多為曲說以附會世事間有天地變異日月災眚時君方恐懼脩省欲側身脩道而左右之臣乃據經傳或指外事為致災之由或陳虛文為消變之術使主意急於應天此不忠之甚者也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然則有天下者固當飭己正事不敢戲豫使一言一行皆合天心然後社稷人民可得而保也天人之際焉可忽哉

一憂民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人君既即尊位則為民之父母萬方百姓皆為己子父固不可以不憂子若布德施息從民所欲則民忻戴忻戴不已則天降之福若取民之財不憂其困用民之力不恤其勞好戰不休煩刑以逞則民必然叛怨叛不已則國從而危故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然自古人君臨朝聽政皆以赤子為憂一旦用兵則不復以生靈為念此蓋獻策之賢設姦言以導上意以開邊拓境為大功以暫勞永遠為至計此世主所甘心而不悟也夫用兵不息少壯從軍旅老弱疲轉餉伏屍流血而勝負得失猶未可知也民勞則中國先敝夫何足以為功兵興則朝廷多事亦不得而安逸也故凡獻用兵之策者欲生事以希寵媚上而營私耳豈國家之利哉

一脩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夫欲家齊國治而天下化莫若脩身脩身之道以正心誠意為本其心正則小大臣庶罔敢不正其意識則天地神明皆可感動不誠則民不

信不正則令不行。况人君一言一動。史臣皆書。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載之史策。將為萬代譏笑。故當夙興夜寐。以自脩為念。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雖小善不可不行。雖小惡不可不去。然人君進德脩業。實繫乎左右前後。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一講學。王者繼祖宗之業。君億兆之上。禮樂征伐之所自出。四方萬里之所視效。智足以窮天下之理。則讒邪不能惑。德足以服天下之心。則政令無不行。自非隆儒親學。何以臻茲。然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夫古文析字考治。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福利。取科級耳。非人主所當學也。人主之所當學者。觀古聖人之所

歷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自然日就月將。德及天下。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故傳說之告高宗者。脩德立事而已。至漢之晁錯。以為人主不可不學術數。錯之意。欲人主用機權巧譎。以參制群下。而景帝用之。數年之間。漢罹七國之禍。而錯受東市之誅。蓋其所主者。不出於誠信而已。由是觀之。擇術不可不謹也。

一任賢。昔成王初莅政。召康公作卷阿之詩。以戒之。言求賢用言士。蓋為治之要在乎任賢。使能者不必賢。故可使賢者必有德。故可尊。小賢可任以長民。大賢可與之謀國。若夫言必顧國家之利。而行足以服衆人之心。夷險一節。而終始可任者。非大賢則不能也。人君雖有好賢之心。而賢猶或難進者。蓋君子志

在於道。小人志在於利。志在於道則不為苟合。志在於利則唯求苟得。夫忠言正論多拂於上意。而佞辭邪說專媚於君心。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易入。不可不察也。自古雖無道之君莫不欲治而惡亂。然而治君少而亂國多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人主誠存此心。以觀臣下之情。則賢不肖可得而知矣。

納諫。昔書稱成湯之德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湯聖君也。不曰無過。而曰改過者。言能捨己而從諫。則不害其為聖也。及紂為天子。彊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紂非無才智也。然身成國亡。而天下之惡皆歸之者。言懷諫自用。則才智適足為害也。前代帝王無不以納諫而興。拒諫而亡者。在史冊一一可考。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貴則驕心易生。富則侈心易動。一日萬機。則不能無失。固當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其言可用。則用其言而顯其身。言不可用。則恕其罪。以來諫者。夫忠直好諫之臣。初若逆耳可惡。然其意在於愛君憂國。諂佞阿諛之士。始若順意可喜。然其情在於媚上而徼寵。人君誠察此。則事無過舉。身享美名。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一薄斂。古人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人君恭儉節用。取於民有制。則民力寬裕。衣食滋殖。自然樂輸租賦。以給公上。若暴征峻斂。侵奪民利。物力已屈。而驅以刑辟。勢必流轉溝壑。最為盜賊。為人之上者。將何利於此。故善言治道者。尤惡聚斂之臣。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前代帝王。或耽於聲色。或盤于游畋。或好治宮室。或快心攻戰。於是小人乘

間而肆其邪謀。為之斂財以佐其橫費。世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於君。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以身當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聚之以喪國。周武散之以得民。由是觀之。人主所當務者。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一省刑。夫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百土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去秦苛暴。約法三章。以順民心。遂定王業。孝文循之。以清靜而幾致刑措。然則為治之要。果在於省刑。而不在於繁刑也。况人主之刑獄。其勢不能親臨。則必委之於臣下。故峻推鞠。則權在於獄吏。廣覘伺。則權在於小人。肆刑戮。則權在於疆臣。通請謁。則權在於近習。自古姦臣將欲誅鋤善人。自專威柄。必繫起大獄。以搖人心。何則。其情難知。鍛鍊出入。一繫於獄吏。及夫奏成獄具。

則雖有冤抑。人主亦何從而察哉。然則欲姦雄不得肆其威。善良有以安其性。莫若省刑而已。自三代以還。有天下者數十姓。惟宋受命。逮今一百二十有六年。中原無事。不見兵革。稽其德政。所以特異前世者。直以誅戮之刑。內不施於骨肉。外不及於士大夫。至於下民之罪。一決於廷尉之平。而上自天子。下至於有司。不復措慮。輕重於其間。故能以好生之德。感召和氣。而致無窮之福。祖宗所以消惡運過。亂原者。嗚呼。遠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

一去奢。昔夏禹克勤于邦。克儉于身。而為三王祖。漢文帝即位。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而下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然則節儉者。固帝王之高致也。况以天子之尊。富有天下。凡有四方萬物。所以奉養於上者。蓋亦備矣。然而饗國之日。寢久。耳目所

御習以為常。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則不期於侈而侈心自生。佞諛之臣。又從而導之。於是窮奢極侈。無不為已。是以先王制法。作奇技淫巧。以蕩上心者。殺無赦。夫竭天下百姓所以相生相養之具。而以供人主無窮之欲。致人主於喪德損壽之地。而以邀己一時之榮。雖誅而不赦。固未足以當其罪也。昔紂為象箸。而箕子諫。夫以天子而用象箸。未為過侈也。然箕子以為象箸不已。必金為之。金又不已。必玉為之。故箕子之言。所以防微而杜漸也。至漢公孫弘相武帝。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當是時。帝方外伐四夷。內治宮室。為千門萬戶。由是天下之戶口減半。盜賊蠭起。而弘猶病其不廣大。何其不忠之甚哉。故人主誠能以箕子之言為太過。而察見公孫弘之太佞。則夏禹漢文之德。不難乃已。

一無逸。昔周公作無逸之篇。以戒成王。其略曰。昔商王中宗。治民祇懼。饗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不敢荒寧。饗國五十有九年。厥後立王。生則逸。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嗚呼。非愛君憂國之深。其言何以至此。又曰。繼自今嗣王。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若高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亂罰無罪。殺無辜。此心有同。是業于厥身。蓋人君初務縱欲。小人必怨。而大臣必諫。至于淫刑亂罰。以杜言者之口。然後流連忘反。不聞其過。而終至于滅亡。故曰。無逸之書。後王之元龜也。唐明皇初即位。宋璟為相。手寫無逸圖。設于帝座。明皇勤於政事。遂致開元之治。其後宋璟死。所獻圖亦燬。而徹去。明皇遂怠於政。親見天寶之亂。由是觀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君誠能

謹終如始。不敢逸豫。則德有堯舜之名。體有喬松之壽。豈不美哉。

右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今朝廷始初清明。臣雖術學淺陋。惟是前代聖帝明王。所以致治之迹。可以為法。與夫暴君暗主。所以兆亂之道。可以為戒者。乃敢告于左右。古人有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夙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是亦舜而已矣。陛下加意無忽。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知陳州司馬光進修心治國之要。劄子曰。臣伏聞本固則末茂。源濁則流渾。昔仁宗皇帝擢臣知諫院。臣初上殿。即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英宗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其後序言人君之道一。其德有三。其志亦猶所以事仁宗也。大行皇帝新即位。擢臣為御史中丞。臣初上殿。言人君修心治國之

要。其志亦猶所以事英宗也。今上天降災。大行皇帝奄棄天下。皇帝陛下新承大統。太皇太后同聽萬幾。不知臣愚。猥蒙訪落。臣且覩且懼。無以塞責。謹復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為獻。其志亦猶所以事大行皇帝也。所以然者。臣歷觀古今之行事。竭盡平生之思慮。質諸聖賢之格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於是。不可移易。是以區區首為累朝言之。不知臣者。以臣為進迂闊陳熟之語。知臣者。以臣為識天下之本源也。夫治亂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仁。明。武。所出於內者也。用人。賞功。罰罪。所施於外者也。出於內者。雖有厚者薄者。多有寬。稟之自天。然好學則知所宜從。力行則光美日新矣。施於外者。施之當。則保其治。保其安。保其存。不當。則至於亂。至於危。至於亡。行之由已者也。所以能當在於至明。所以能明在於至公。是以明君善用人者。博訪遠舉。拔其殊尤。德行高人。謂之賢。智勇出眾。謂之能。

賢不必能。能不必賢。各隨所長。授以位任。有功則賞。有罪則罰。其人
苟賢能。雖離必用。其人苟庸愚。雖親必棄。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
賞不以喜。罰不以怒。賞不厚於所愛。罰不重於所憎。必與一國之人
同其好惡。是以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如此
安有不當者乎。臣故曰。所以能當在於至明。所以能明在於至公也。
昔齊桓公置射鈞。而使管仲相。漢高祖知人善任使。苟為不才。雖見
喜亦棄之。苟才矣。雖負販酒徒。已將戍卒。亦用之。此所以能奮布衣
取天下也。館陶公主為子永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郎賤官也。猶
惜之。况其貴者乎。故永平之治。至今稱之。宋高祖事蕭太后甚孝。太
后欲以子道憐為揚州刺史。高祖以其貪愚不許。故功業之高。冠於
南朝。唐太宗殺建成元吉。而用其官屬魏鄭公王珪等。與房杜無異。
卒得其效。宣宗事鄭太后甚謹。問舅鄭光以政事。不能對。罷其方鎮。

故時人稱義。謂之小太宗。此用人之公明者也。韓昭侯惜弊袴。不以
賜左右之無功者。漢高祖深怨雍齒。而不忘其功。魏太祖勲勞宜賞。
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唐宣宗重惜服章。故當時得緋紫者
以為榮。此賞功之公明者也。僮牛殺孟丙。牛豈非孫昭子。昭子數
其罪而殺之。孔子善其不。丁公脫漢高祖於阬。高祖以為不忠。而
斬之。武帝妹隆慮公主且死。屬其子昭平君。昭平君殺人。武帝流涕
而誅之。唐明皇弄臣黃麟。執捕盜官陸馬。明皇杖殺之。宣宗謂樂工
汝惜羅程藝。我惜高祖太宗法。此罰罪之公明者也。臣略舉此數者。
以為明驗。其餘在陛下博覽載籍以考之。知臣所言不為謬妄。臣以
一夫之愚。未能周知天下之務。近曾上奏。乞下詔書。開言路。伏望聖
慈。早賜施行。今并治平四年五月三日上殿劄子具錄進呈。乞陛下
留神幸察。

元祐元年。先又上奏曰。臣等聞王者設官分職。居上者所總多。故治其大要。居下者所分少。故治其詳細。此理勢之自然。紀綱所由立也。是以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凡宰相上則啓沃人主。論道經邦。中則選用百官。賞功罰罪。下則昇安百姓。興利除害。乃其職也。至於簿領之差失。期會之稽違。獄訟之曲直。胥吏之遷補。皆郎吏之任。非宰相所宜親也。故人有言。察日曠者。不能見百步。見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言詳於近者。必略於遠。謹於細者。必遺於大也。今尚書省事無大小。皆決於僕射。自朝至暮。省覽文書。受接辭狀。未嘗暫息。精力疲弊。於魚鹽細故。其於經國之大體。安民之遠猷。不暇復精思而熟慮。恐非朝廷所以責宰相之事業也。竊以六曹長官。古之六卿。事之小者。豈可不令專達。臣等商量。欲乞今後凡有詔令。降付尚書省者。僕射左右丞簽訖。分付六曹。騰印。

符下諸司。及諸路諸州施行。其臣民所上文字。降付尚書省。僕射左右丞簽訖。亦分付六曹。本曹尚書侍郎。及本廳郎官。次第簽訖。委本廳郎官。討尋公案。會問事節。相度理道。檢詳條貫。下筆判云。今欲如何施行。次第通呈侍郎。尚書若郎官所判。已得允當。則侍郎簽過。尚書判決。應奏上者。具奏上。應行下者。直行下。即未見允當者。委侍郎尚書改判。事之可否。皆決於本曹長官。更不經由僕射左右丞。即改更條法。或奏乞特旨。或事體稍大。或理有可疑。非六曹所能專決者。聽詣僕射左右丞咨白。或具狀申都省。委僕射左右丞商議。或上殿取旨。或頭簽劄子奏聞。或乞入熟狀。或批判指揮。其諸色人辭狀。並只經本曹長官陳過。尚書侍郎郎官。次第簽押。判決。一如朝廷降下。臣民所上文字。次第施行。若六曹不為接收。及久不結絕。或判斷不當。即令經登聞鼓院進狀。降下尚書省。委僕射左右丞判付本省。不

千變官身者詳定奪若本曹顯有不當即行糾劾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易集。

御史中丞劉摯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總覈。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行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懷利。迎意趨和。所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日革之政本殊。而觀望之俗故在。昨差役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校利害。一槩定差。一路為之騷動者。朝廷察其如此。固已黜之矣。以是觀之。大約類此。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非涉楛克。希進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願可不為之禁哉。請立監司考績之制。拜尚書右丞。

摯又上言曰。臣蓋聞傳曰。朝廷正。則百官理。又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夫上之人。誠能同德一心。徇公憂國。則必有和善之政。而下無朋比之士。苟人有異。違轉相非疑。則必有僻違之政。而下有向

背之俗。於是民被其害矣。臣伏見。昨者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聽治之初。惠綏天下。去民之所同患。更法之所不安。至於振淹滯。紓貪刻。發政施命。無有虛日。故近自畿甸。至於海隅。莫不鼓舞承風。傾耳以聽。太平。而近者一兩月以來。政事踈令之見於施行者。曠然希濶。中外顛顛。無所聞見。深求其故。皆以謂執政大臣。情志不同。議論不一之所致也。有陰拱以坐觀者。有陽合而內睨者。有強橫以肆擊者。有忍恥以懷咎者。滯事積前。相顧而不發。故仁澤屯于上。而不下。庶事壅于朝。而不行。以至文書稽留。人情隔塞。聖人之化。雖曰久於其道。而後成。然固有緩急之勢。今事至輕小。明有比例。或止於一法令之增損。一官吏之廢置。猶不肯倡端而主論。則方今邊鄙之大利害。賦役之大是非。天下百姓之困苦。如在倒垂。而望解者。當誰任其責。何時而議也。幸遭聖明。哀愍元元。為廟朝大計。而謀國之人。方身是卹。

方私是圖。坐觀歲月。亦可謂不仁矣。况今皇帝陛下以盛年居諒闇。太皇太后陛下以垂簾而稱制於此時也。而輔弼不成。相拉相激。非獨政事壅積而已。誠恐疑貳漸深。分曹固黨。使傾險之士煽於其間。上下乖戾。何事不生。此又臣之所為深憂也。伏望聖慈。深察事變。防微杜漸。特詔輔臣當務同寅協恭。相示以信。去其貳志。以濟國家之事。應今來政事之稽滯未決者。趣令條上取旨。則望聖明。數自睿斷。別白施行。以幸天下。

監察御史上官均論寬猛二道上奏曰。臣聞治天下有二道。寬與猛而已。寬過則緩而傷義。事有廢弛之弊。猛過則急而傷恩。官更有避法苟免之患。術雖不同。其害政害民一也。自熙寧以來。朝廷以法度整齊四方。諸路監司不能深明朝廷之意。往往務為慘核刻深之政。郡縣望風畏慄。大抵以趣辦為事。類文具而無實。不暇長計遠慮。以

便民為意。而四方之民有憔悴愁歎之音。此傷猛過急之弊也。自陛下臨御。數下德音。務從寬大。四方欣然仰戴德澤。然比聞諸道監司又不能明陛下之美意。妄意朝廷風旨。一切以苟簡縱弛為事。疲悞汗庸之吏。視而不劾。紛糾紊縲之政。知而不察。外求寬厚之名。以要譽於一時。此矯枉過寬。士大夫守義不薦之患也。方陛下講修百度。以差役之法行於四方。尤在郡縣夙夜悉心。以推行朝廷愛民之政。若怠惰不舉。委成於胥吏。太守玩而不察。監司視而不糾。養成偷墮苟簡之風。天下之民必有受其弊者矣。臣願詔四方以不加糾劾。如朝廷遣使廉訪。頗有其實。或風聞於上。當顯責以厲遠近。庶幾按察之吏不敢寬縱。郡縣之官不敢偷墮。人人警懼修職。宣布陛下之德澤以惠黎庶。

戶部尚書李常上奏七事。一崇廉恥曰。臣聞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

士矣。孔子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無耻之耻，無耻矣。而管子亦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古之聖賢，所以崇高廉耻如此其切。而後世或置而不察，良可駭也。昔董仲舒當漢武之時，數廉耻，賢不肖混清，蓋廉耻不崇於世，則名分不足以塞覲覲，賞罰不足以正公罪。公議不行，人才日壞，欲相與隆政治，何可得也。臣伏見熙寧已還，急於事功，易於揀拔，超越倫等，罕循資格，謀利者計息以均賞，讞獄者巧詆以拜官，矯誣傾奪，肆不顧忌。今雖窒其所以致之之源，而流風餘韻，尚有存者。既不修己，而以干進為事，不務率職，而以請託為先。每詔下薦士，則自媒者盈鄉士之門，屬託者交車馬於道。違公議者莫愧，乖物理者不懲，以得為心，寧復愧畏。此風寢長為弊甚大。臣愚欲望聖慈，深詔有司，訓以治體，簡求忠實廉退之士。進之官，師以厚薄俗。其不懲艾，仍委御史臺彈劾，則人知修方而賢不肖別矣。賢不肖別於朝，則愚夫陋俗亦知化矣。二存鄉舉曰：臣聞周之取士也，其書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未聞以文章選賢也。後世法敎，衆弊紛起。下之人不復以誠事其上，而上之人何復誠信而聽之哉。此鄉舉所以終廢而試藝之法不可革也。今天下三歲一考，士初試於鄉州，再試於京師，而官之。曾莫原其修之於家，行之於鄉黨，朋友為何如也。士知不考其素，而唯文章之工。寧復有自重自修之志哉。設有自重自修之士，資質粹美，問學深博，其忠足

以事君，其才足以治民，而不幸不工於文章，則終身不得齒士版。立朝廷矣，豈不可為之長太息也。今有任寸之璧，弄置而不貢之朝，莫不為之恨。自重自修之士，不貴於珠玉哉。此臣所以為朝廷惜也。臣愚欲乞詔天下州郡，當貢士之歲，許於解額內弗試而貢一人。擇鄉黨孝悌忠信通博之士，俾其間閭里之善士以告守令，守令伺察而

告之監司。監司覈實果否。而上之禮部。萃而察之。考其所學善差。而上之朝廷。朝廷隨其善差。參諸貢士。而官之。仍命有司立為條約。無則闕之。有其人而不貢。則治之。舉非其人。則坐之。如此。在天下之士。各知備方以行己。則以文章選士之弊。有時而衰矣。三別守宰曰。臣伏以四海九州之大。生齒之夥。朝廷不得家治。而人教之也。為之衆。建州縣。張設官吏。約以詔條。使人循理而趨善。安土而樂生。雖然。朝夕與民相親。而致感者。莫如縣令。郡守次之。監司又次之。今吏部之格。雖曰以舉官為縣令。然則未必其真。可以為縣令者也。縣令雖以舉官。而為知縣。所舉者亦未必真善治民者也。以未必真善治民者。積三四任。而為知州。其才亦未必真能為州者也。如此。而欲望州縣皆治。何可得也。蓋其才不可以為縣令者。常為掾丞可也。不可以為知州者。常為佐貳可也。臣愚欲乞別異守宰。與掾丞佐貳為二途。使

才不為守宰者。終身為掾丞佐貳。才可以長民。化下者。雖久為守宰可也。雖然。於守宰以擇監司。或進為朝廷之官。如此。則才否分。而人品別矣。今誠能於州掾縣佐。選其人。可為縣令者。授之中下之縣。縣治矣。授之上縣。上縣又治矣。授之以難治之縣。難治之縣。至一再皆治也。擢之為知州。初則授之以中下之州。中下之州。既治矣。使劇州。劇州又治矣。而其人不可為監司。為省府卿士。以備選擇者。未知有也。若才不可以為縣也。雖積歲益久。而竄過也。不害其進官。而為幕職。州佐也。夫才不可長民。而為幕職。州佐以終其身。蓋亦幸矣。夫何恨哉。四廢賊貪曰。臣聞為國家者。擇士而官之。非以幸其身。為民而圖治也。制祿而頒之。非以厚其家。代耕而養廉也。今稅民之粟。鬻損邦之貨。泉隨其爵位。而祿之矣。貪汙之士。以賕抵罪者。歲不可勝數。非獨為士者。上負邦家。亦朝廷法制。有以召致之。然也。今吏部四選

附籍者幾三萬員。而在選者常以數千負。賢愚弗別。廉汙雜處。客食旅館。或逾年而得一闕。更兩歲而及其期。官冗負多。莫如今日。臣愚竊以謂仕於朝而食人祿矣。公私過各。或不得免。而肆然犯法。以賊獲罪。其跡顯著。尚足矜耶。而使之曰緣赦宥。積累期限。而叙復之。何也。欲望詔有司。凡以正賊抵罪者。一切廢置。示弗復用。其或才能卓異。不幸絀誤也。命卿士以名上之。付有司以議之。或有可取也。降等而官之。終弗變也。卿士同其罪。則官澄而冗革矣。五謹疑獄曰。臣聞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夫天下之大。四海之廣。獄訟至繁。官吏至衆。蓋獄訟繁。則不得無可疑。可疑之情。官吏衆。則不必皆明習法律之士。前日愆兩之初。臣不避誅戮。嘗陳所以致旱之因矣。我朝累聖。臨御欽慎。庶獄上遵先王之戒。方州之請。多原情而蒙寬矣。夫以先王之聖智。猶曰寧失不經。今方

州所請。將事深文而務殺之耶。又因以罪其官吏。官吏畏罪。則取可殺可懲者。遷情就法而殺之矣。安事上請而取咎悔也哉。况夫官吏之愚難。以遍曉。而務在免過。希合。臣愚伏望朝廷。以前日所降詔旨。特加脩明。廣示海宇。俾可殺可懲之獄。皆如平日。以其實情上請。付有司議之。或失於妄情也。亦如昔日。特放其罪如此。則疑情懲獄。皆得上聞。而好生之德。周四海矣。六擇儒帥曰。臣聞用師之所先。財用積。器械利。城壘堅。士卒練。將帥擇。五者具。勝敵之能事畢矣。先帝憂勤積歲。以儲兵備。今粗會常平等。積錢餘五萬貫。穀帛匹斛亦復得是。財用不謂不積矣。熙寧以來。率羽毛齒革之材。講犀利之要巧者。奏工殆餘十年。器械不謂不利矣。增城築堡。擇當要處。守禦之方。無不詳盡。城壁不謂不堅矣。行陣坐作。引弓蹶擊。擊刺之法。靡不講究。士卒不謂不練矣。虎豹之勇。有功必賞。賜官授節。超逾倫等。將帥

不謂不擇矣。雖然。吳子曰。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為將。萬分之一。蓋言以勇擇將。未盡其要。勇敢之將。迎敵以取勝可也。若其制列城。專一道。撫百萬之衆。馭魏武之佐。失所能任。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以是言之。非通儒學士。知國體者。不足與知此。臣不敢遠陳古事。在仁祖時。蓋非范仲淹。韓琦。龐籍之徒。不用也。然今者。所當擇者。臣竊冀朝廷加慮而深思也。七修役法曰。臣聞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而使之以時。人不告病。後世則不然。極人力而疲之。莫之愆也。昔者疲民之力。莫甚於差役。差役之甚。至有破民家產。賣及妻孥。以濱死者。熙寧元豐之間。以差役為病民也。使一切輸錢於縣官。官為賦閒民而役之。方是時。朝廷改法。則意在息民。議法之臣。以寬劑為事。平民輸之。歲覺不逮。復思差科之為幸也。今者既詔有司。講明差法。前日所謂破家產之數。悉已鐫除。而是非猶與議論未一。皆以謂上戶特幸。中戶役併。上戶特幸。則求所以抑兼并而均民力。中戶役併。則其為病有過於輸錢。臣愚以謂法無新陳。便民者良法也。論無彼已。可久者確論也。欲望朝廷命有司考二法之至要。而裁取之。參公論之可行。而修定之。使人便而文行。百世無敝。豈不善哉。此不役注於四方。而付其書於戶部。以臣之愚。見其必可久也。欲乞再奉詔旨。許自邦畿。以及諸路。先召畿令。因版籍即新書。而裁損之。次召近畿。數路監司。如畿縣之法。自近以遠。遠因可以革非。不踰歲而天下之役書全矣。夫為法之大。及物之衆。保戚所係。治忽隨之。為國家者。可不慎哉。臣所以不敢冒鈇鉞之誅。而不能終嘿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九

